

甲74

MAY 22 1948



35

版出日六十月五年七十三
行印店書明開

開明書
店印行

中學生

開明少年

國文月刊

英文月刊

四種雜誌

優待讀者

凡在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這兩個月內來預定的讀者都可以得到九折優待券一張。在這兩個月內，憑優待券向各地開明書店購買本外版各種書籍，無論門市還是函購，都可以照當地售價九折優待。除此以外，定戶還可以享受其他的優待，以後雜誌漲價時，也不會受到影響。

「開明少年」三週年紀念徵文將出應徵文選集隨七月號雜誌贈送定戶

零售讀者 請即定閱
滿期定戶 請即續定

預定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銷數日廣，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諸維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開明少年

第三十五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預半年六冊十二元
定全年十二冊二十四元

售發成加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開封	書店街
南京	太平路	臺北	中山北路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琉璃廠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府正街
貴陽	醒獅路	南昌	中山路
杭州	盛頭巷	瀋陽	中央大街
漢口	交通路		



開明少年

第三十五期

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水庫	荷白馬(封面)
全副運動大會開幕	小 俞(二)
運動場上的靜的算學	王峻岑(四)
龍的世紀(進化故事之五)	陶宏譯(九)
新的歷史(三十七年四月)	大 方(六)
兒童節(小說)	李 潔(三)
流浪兒童的家	曹春霖(六)
我回過東西	施永康(七)
流浪生涯	陸關壽(六)
我從印刷鋪逃了出來	沈寶麟(三)
孩子們的鐵道	周惠卿(三)
太陽的寶庫(中篇章語連載)	陳敬容譯(三)
怎樣降落(航空常識連載)	顧均正(四)
金星	士 元(四)
荷蘭的風景畫	孫 平(五)
好地方	大 純(五)
山那邊的好地方(少年歌選之十)	普薩曲(五)
一歲的小鹿(書的縮影)	文 士(五)
「人和水」(新書介紹)	士 元(六)
白天和夜晚的故事(應徵文選)	
6 礦上	謝哲子(六)
7 努力的結果	志 培(六)
趙大媽	郁 庚(六)
咱們是梁山泊上的好兄弟(詩)	金 城(六)
風箏	水電費
門牛	「出人」
	媽送我上船
	我們的購委會
	錢光表(七)
	右 戈(七)

第 七 屆 全 國 運 動 大 會 開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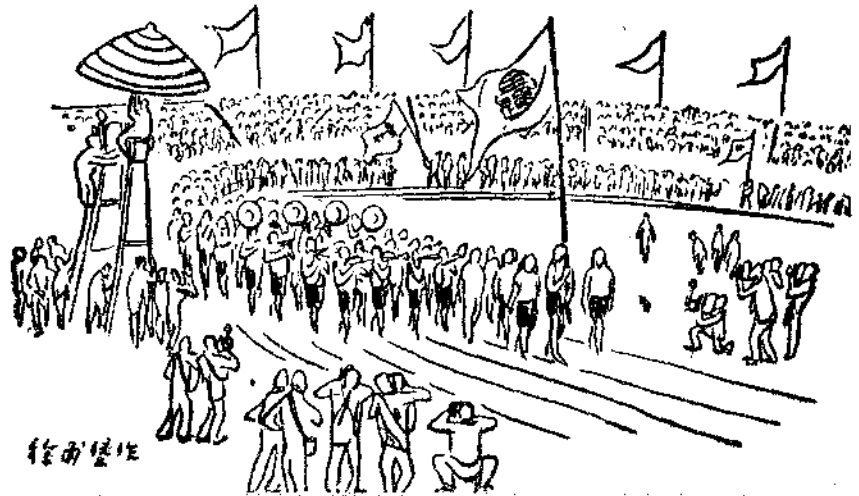
半年前，上海演過一張影片，叫做「青春的旋律」，是去年蘇聯體育節運動大會的記錄。那部影片像朝氣蓬勃的詩篇，像青春歡樂的頌歌，是雄壯的力的進行曲，叫我們興奮，叫我們嚮往，叫我們久久不能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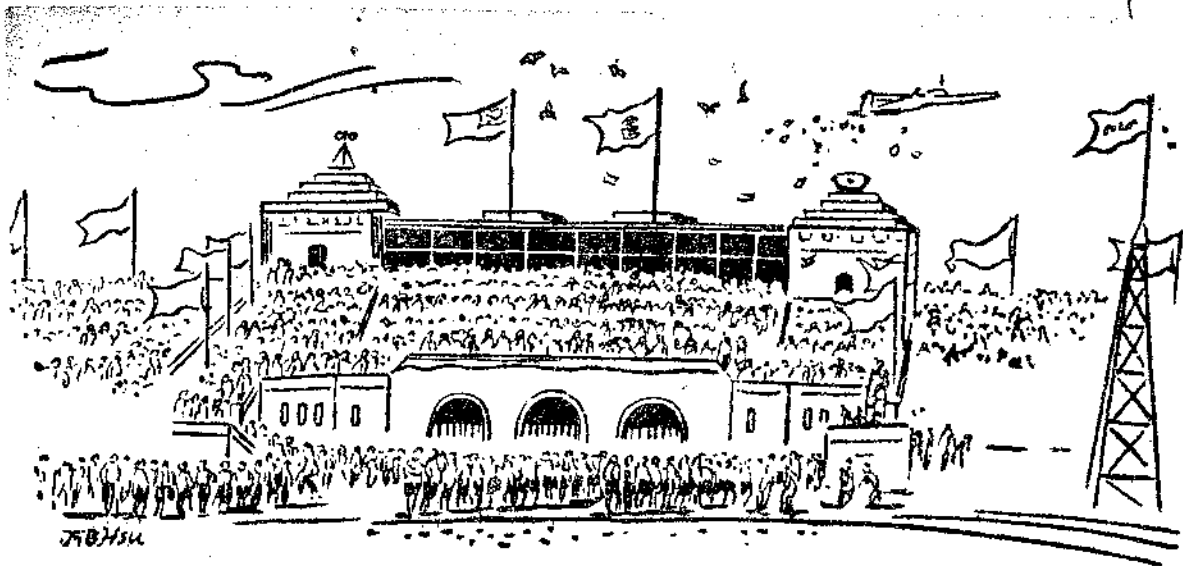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自己的全國運動會開幕了，各地選手都集中上海，組成一個難得的健與力的盛會。很多觀眾特地遠道趕來參加，我們在上海的人自然不肯放棄這個機會。

五月五日中午，我們搭上全運會的特約車，向江灣出發。前前後後的各種車輛，全是開向同一個目的地的。車上的乘客，也全抱着同一個願望——雖然彼此並不相識，在心情上却互相貫通，覺得自己是在一個羣體裏面。選手的專車比別的車開得快，趕過我們時，選手們就對我們作友誼的招呼，華僑選手高聲歡呼尤其熱烈，我們也用鼓掌來報答他們。在這種情形中，一小時的路程，不知不覺就走完了。

走進全運會神氣的大門，就像走進了一個小小的新型的城市。裏面有街道，有各種店鋪，有銀行，有郵局，……什麼都是嶄新的，而且爭奇鬥勝，佈置得非常漂亮。照來攔往的人羣，比上海城隍廟，南京夫子廟還來得擁擠。

從大門走到會場有相當長的一段路。我們進會場是兩點鐘光景，看臺上已經擠得滿滿的了。十萬觀眾圍成一個大圓圈，大家都從煩囂的城市裏來，把一切煩惱暫時拋開，把精神集中在中間的廣場上。十萬雙眼睛尋求着力的表演，十萬顆心嚮往於健康的氣息。





這是個年輕人的羣集，這麼多人裏面很少看到老年人，也很少看到小孩子，差不多全是從十幾歲到三十來歲的人。少年們表現出很好的服務精神，童子軍和少年警察分佈在場子裏維持秩序。兒童教養團還來了一隊小軍樂隊，在開幕前舉行演奏。各學校學生穿着整齊的制服，夾在穿雜色衣服的其他看客裏面，將看臺點綴成美麗的圖案。東南方看臺上有隊學生，全體白衣白褲白帽，一片白色，尤其引人注目。

飛機在會場上空盤旋，不時撤下五色繽紛的傳單。有隻黃色的飛機，機身特別小巧，飛得特別低，不時還來兩下花式的表演，撤下的是鮮紅顏色的傳單。在這場合裏，大家變得年輕，變得天真了，飛機貼近看臺的時候，大家就拍手，歡呼，還跳躍着去搶捉飛近了的傳單。

兩點五十分，火炬進場，全場都歡呼鼓掌。交大的學生七十二人，組成這個火炬接力隊，他們花了三十多個點頭，從南京跑到這裏，現在他們的任務完成，大會也在這時候宣佈開幕。

先是各地選手列隊遊行，繞場一周，次序是照他們來上海報到的先後排列的。貴州省的選手到得最早，所以他們獲得了走在最前列的光榮。一共有五十多個單位，選手兩千多人，他們繞場一周花了半個多鐘頭。博得掌聲最多的是臺灣選手，華僑選手，和東北選手。

跟着的節目是放信鴿。三點半鐘舉行開幕儀式。行禮如儀之後，就是本市男女學生的大會操，有五千多人，全穿着短袖白上衣，藍色短褲，赤腳，白帆布鞋。他們服裝一律，動作整齊，像一幅變幻無窮的圖案，像海裏的潮水，像田間的麥浪。這是新型的體操，一舉手，一投足，（下接五十三面）



驚異的 運動場上的 靜的算學

王峻岑

全國運動會五月五日在上海開幕了。我們離上海遠，沒有法子去參觀。虧得學校也定在這時候舉行運動會。於是同學們的心思都轉移到運動場上去了。一個個磨拳擦掌，預備在會場上一顯身手。每個人的心差不多都要往外跳，大家伸伸胳膊，踢踢腿，無論如何再也沈靜不下去。誰還有心思去念書呢？可是學校裏還要上課，心裏可真別扭極了！

這一堂是算學。先生來了，照例的要點名。雖然課本還是擺在桌上，然而大家卻對着黑板發呆。看着先生那付沈靜的樣子，簡直一點也不瞭解我們的心。剛剛點完了名，就有人說：

「先生！我們快要開運動會了！」
大家聽說都笑了出來，心跟着浮動了。
「是嗎？」先生擡起頭，好像故意裝做不知道。

「是呀！明天就要開會了！」大家幾乎齊聲喊起來。

先生點點頭。

「先生不要再講了吧！隨便談談不好嗎？」

「好，好。」先生也笑了。「談什麼呢？」

「談運動會呀！」

「好，我們就談運動會。」——不，我們不如乾脆就開運動會，怎麼樣？」

「好呀！」看着先生有點開玩笑，我們簡直要起鬨。「先生，我們馬上就上運動場去？」

「不，」先生按住我們。「不！不必上運動場去，我們要把運動場搬進教室裏來！」

大家聽了莫名其妙，先生難道也是個運動迷嗎？——先生不慌不忙的，拿起支粉筆，轉過身子去；仿

佛玩魔術似的，只聽得他口中念念有詞：

「咱們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說搬就搬，一，二，三！」

先生在黑板上畫了四根橫線，接着把兩頭分別的接連起來，結果就成了一個圖形。

「好啦，」先生轉過臉來：「這就是一個現成的運動場。」

大家覺得有點好玩。

「可是，」先生接着說：「你們知道這個運動場應該怎麼畫法？」

大家搖搖頭。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讓我來告訴你們，」先生說。「像這樣四根橫着的直線，它們彼此相隔的距離，無論在什麼地方比較起來都是一般寬，這些線就叫做平行線。這四根就是四根平行線。」

「我把靠中間的這兩根線的兩頭連起來，那就是AB和CD。再找出AB和CD的中點E和F。就長短來說， $AE=EB$ 、 $CF=FD$ 。

「然後我再把E做圓心，AE做半徑，畫一個半圓；以F為圓心，CF為半徑，再畫一個半圓，這就把跑道的裏圈畫完了。」

「其實，AE就等於CF。」

$$\text{因為 } AB=CD, \frac{1}{2}AB=\frac{1}{2}CD, \text{ 所以 } AE=CF$$

這就是利用平行線的性質。

「接着再把E和F做圓心，把半徑放大，加上跑道的寬度，再畫兩個半圓，這就把運動場子畫完了。」

這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麼？」

「這樣形式的運動場兩頭的曲線都是半圓，所以這種跑道叫做半圓式跑道。」

大家聽了很高興。先生又接着說下去：

「然而實際上畫起來，還不能這麼隨便。我們要顧到應用。——跑道畫好了是幹什麼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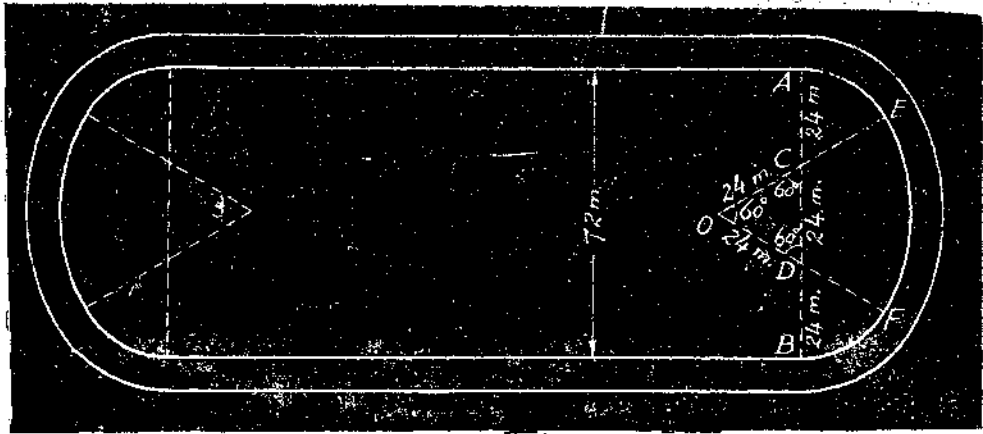
「賽跑呀！」

「不錯！賽跑也有個規定麼？」

「有規定，」大家爭着說：「有五十米，一百米，兩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六百米，……還有一萬米，長距離……」

「好啦，好啦，」先生連忙說：「所以我們最好

年少明開



先把跑道計算一下，假設一圈恰好是兩百米或是四百米，那麼跑起來就方便多了。

「現在就說我們學校裏這個運動場吧，那是一個長方形，假設長是一百二十米，寬是三十五米，這樣的場子容不下一圈四百米的跑道，我們只得設計一圈兩百米的跑道。」

「我們先決定跑道的裏圈寬三十米——就是AB是三十米；兩邊的這兩個半圓湊起來正好是一個整圓，直徑也就是三十米，那麼這個圓周應該是多長呢？有誰記得這個計算的公式？」

「圓周等於直徑乘圓周率。」
「只有一個人站起來這樣說。」

「對了。假設 \circ 表示圓周， d 表示直徑， π 表示圓周率，那 $\circ = d \times \pi$ 。——可是圓周率又等於什麼呢？」

大家都想起來了：「三小數點一四一六呵！」
「不錯，我們現在只用個簡單的數字，假設等於

三小數點一四。

因為 $d = 30$ 米，所以 $\circ = 30 \times 3.14 = 94.2$ 米

有：「因為我們要的跑道是一圈兩百米，所以剩下還

$$200 - 94.2 = 105.8 \text{米}$$

然後把這個數平分一下，所以上下這兩段直的跑道，每段的長應該是：

$$105.8 \div 2 = 52.9 \text{米}$$

這樣一來，我們的跑道就完全設計好了。」

「不過，」先生停了一停接着說：「平常跑裏圈的人絕不會踏着這個邊跑，大概每一個人跑道上所佔的寬度是 0.6 米，所以實在畫場子的時候，這個裏圈還應當四面都縮進去 0.3 米。……」

「先生，」突然有一個同學站起來說：「這樣跑外圈的要吃虧了。」

「是的；所以賽跑的起點並不是一並排的。越到外圈，起點越要往前。」

「先生，」又有人站起來說：「如果要在這跑道上跑百米，應該怎麼辦呢？」

「這事情就麻煩，因為短距離最好是用直跑道，

彎曲的跑道會影響成績。所以通常把跑道中直的一段延長，做得像一個6字，也可以說像一個9字。」

「可是這樣的設計不大好看，延長的那段跑道一邊空着。」

先生笑笑說：「把那空的一邊佈置一個司令臺不就很不合適嗎？」

大家覺得這辦法倒是不錯的。

「不過，」先生又接着說下去。「這種半圓式的跑道，對於窄長的場子比較合適；假設場子比較寬，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畫法。」

「例如一個場子，長170米，寬80米，我們就可以設計一圈四百米的跑道。這種第二種畫法兩邊不用半圓了，卻用三個圓弧湊起來的，——圓周的一段就叫做一個圓弧。」

「假使我們把裏圈的寬定為72米，然後把兩頭的距離各分三等分。譬如就A B來說吧：

$$AB=72\text{米}, AC=CD=DB72\div3=24\text{米}$$

然後經過C和D，畫兩根線和A B各成90度的角，這兩根線交於O點。這個O角也一定是90度。這三條線這樣圍成的三角形就叫做等角三角形。同時這三角形

的三條邊也一樣長，也叫做等邊三角形。因此：

$$OC=OD=AC=CD=DB=24\text{米}$$

「然後把OC和OD再延長一倍，OC延長到E，OD延長到F。那就是CE和DF也是24米。」

「好啦，現在我們以C和D為圓心，以A和C到B為半徑（其實這就是一個半徑，它們倆不是相等麼？）畫出兩個圓弧來，這就連起了AE和BF。」

「然後，再以O為圓心，以OE為半徑，再畫一個圓弧，就把EF也連起來了。」

「現在我問你們：第二次這個半徑，和第一次那個半徑，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那個的二倍呀！」

大家一囔，精神就來了。

「好極，」先生說：「然後把半徑再放大，我們就可以把外圈也畫出來。畫完了這頭，同樣的再畫那頭。」

「可是，」先生稍微休息了一下。「畫完了，我們還得接着算。」

「一個圓弧所對的角叫圓心角，AE弧的圓心角是ACE，BF弧的圓心角是BDF。而且ACE角

和OCD角彼此頂着二袋，所以叫做對頂角。凡對頂角都相等，所以ACE角是60度；同樣的，BDF角也是60度。

「因此，AE弧和BE弧都是圓周的六分之一。但是一共有這樣四段圓弧，所以總算起來是圓周的 $\frac{1}{3}$ 。現在我們先算算這四段道路的長。

「剛纔已經說過了，一個人的跑道要佔0·六米，假設現在這個裏圈已經畫好了不動，那麼我們計算這個長度的時候，實在跑的路線距離裏圈應該再加上0·三米。

「好啦，按照這個算法，四個角的跑道，弧長之和是2·5的直徑乘圓周率：

$$\frac{2}{3} \times 2 \times 24.3 \times 3.14 = 101.736 \text{米.}$$

兩端的跑道的總長就是EF弧的二倍長，

$$2 \times \frac{1}{6} \times 2 \times 48.3 \times 3.14 = 101.108 \text{米}$$

那麼上下那兩個直的跑道，就應該每邊是：

$$[400 - (101.736 + 101.108)] \div 2 = 93.578 \text{米.}$$

「照這個辦法，跑道的裏圈畫好了，外圈也就好

畫了。那只是裏圈的一個放大。——像這樣的畫法，我們叫做籃曲式的跑道。你看這個圖形，不就像個竹籃子麼？」

大家看着這個黑板上的運動場出神。先生接着說下去：

「剛纔我們談到許多名詞，譬如直線，曲線，平行線，圓弧，圓心角，對頂角，……其實這些都是算學名詞。

「我們又談到線的長短，角的大小，這就是講的量法。我們又談到畫平行線，畫圓弧，這就是講的畫法。我們又談到平行線的距離處處相等，等角三角形也就是等邊三角形，凡對頂角都相等，這就是講的圖形的性質。——算學裏邊，另有一部分專門研究這些東西，那叫做平面幾何學。

「整個運動場上都是幾何學的圖形，籃球場，足球場，網球場，都是長方形，——也許中間還有一個圓。擲鉛球，擲鐵餅，擲標鎗，場上畫的都是圓，——也許又加上一個扇形，那是好像一把扇子一樣的圖形。這些不都是很好玩的嗎？」

正聽得出神，忽然下課鈴響了！想不到先生倒底還是給我們講了一堂算學。



登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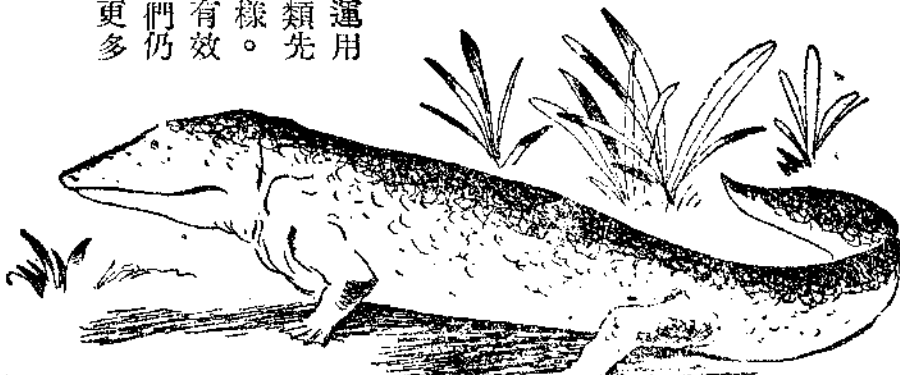
最初從沼澤裏爬到岸上的動物還不完全是陸地動物。牠們是兩棲動物，這意思是說牠們一生中有一部分時間是在水裏度過的。和牠們祖先鱈魚一樣，牠們的身體長而柔弱，還有一條長得很好的尾巴。牠們有肺，用肺來呼吸；又有腿，用來支持牠們的身體在固體的地上。牠們也是很好的游泳健將，一生中有大部分時間消耗在水裏，吃的是小魚。

現在，只要天旱得很嚴重時，有些沼澤和河流完

全乾涸時，就有許多腿鱈魚和別的魚擱淺而乾死。但是兩棲類沒關係，因為牠們可以用牠們的腿走到另外還有一些水的地方去。

兩棲類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與魚不同的，那就是牠們有更好的耳朵。牠們頭上有幾塊小骨頭經過一種特殊排列，就能捕捉到聲浪在空氣中所激起的極細微的震動。牠們也能聽嘈雜的聲音。這副裝備給了牠們一種保障。

兩棲類在陸上的時間慢慢越來越多了，但是牠們那柔軟的成團的卵還得下在水裏。並且，牠們雖然有肺，呼吸也不大方便，牠們不能利用胸部的肌肉的鼓動使空氣進出，只能運用嘴的底部動作，正和牠們的魚類先祖用嘴的底部將水送出魚鰓一樣。還有，牠們的血液系統也不太有效。不過即使有這些缺點，牠們仍然比牠們以前的任何動物獲得更多



的自由。

最重要的兩棲類叫做頂蓋骨類，因為牠們的頭骨硬而且像個盒子。牠和當時出現的其他陸居動物平分沼澤森林的天下——其中有呼吸空氣的蠍子，蝸牛，千足蟲，和昆蟲等等。有些昆蟲長得極大，牠們的翅膀伸展開來有二呎五吋寬。

大概在一萬年之前，這些頂蓋骨類又死絕了。和牠們一同絕跡的是大多數別的兩棲類。在這些過去的林中之王裏面，只有青蛙和癩蛤蟆到今天還安然無恙的活着。

但是這時另外一個新種出現了——這就是在陸地生活中真正成功的動物的祖先。

恐龍上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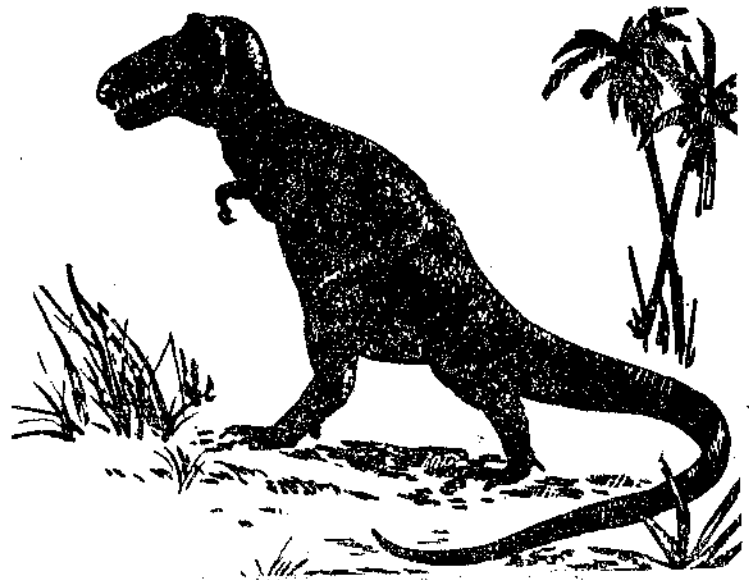
這些新動物就是爬蟲類，這是兩棲類之後的一個大進步。爬蟲類最後脫離了河流與池浜，因為牠們下的蛋外面有層硬殼保護着，可以在陸地上孵出來。假如你要了解究竟爬蟲類得到了怎樣大的便利，你不妨看看蛙卵和雞蛋有什麼不同。假如把蛙卵從水裏拿出來，不消多少時候牠就乾癟了。並且蝌蚪孵出來時長得非常弱小，牠們大部分的成長與發育都得在水裏冒

着種種危險進行的。可是爬蟲

類的蛋和雞蛋一樣，牠們不會乾涸，因為外面有層厚殼保護着裏面的柔軟部分，並且保持內部的水分不使散失，而同時這層殼又是多孔性的，可以使空氣進去。因為牠的食物都是得自蛋黃的，

所以爬蟲類的胚胎在牠還沒孵化到一個混亂的世界裏去之前，可以發育一個很長的時期，所以小爬蟲的生存機會便比一個無援無助的小蝌蚪要多得多了。

爬蟲類還有其心的優點。兩棲動物不善於行走，牠們行動遲緩而笨重，牠們的腿是分開的長在身體的兩旁的。可是爬蟲類的腿離身體很近，因此更適於支持牠們的體重。牠們運用肋骨呼吸而不用牠們的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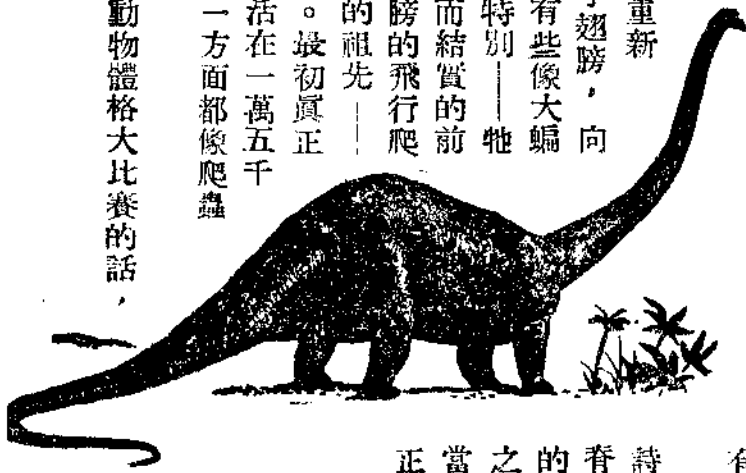


牠們的血液系統也長得更好，而且一般說來，牠們身體的各部分發達得都很好，使牠們更有效率的生活着。爬蟲類和兩棲類相比，牠的進步就好像一部光滑的流線型汽車比一列馬車要好得多一樣。

在那廣大而多霧的森林中，爬蟲類繁殖開來了，長得越來越多。牠們統治了水，陸，甚至於空，最初那笨拙的爬蟲類祖先變成了無數新種。有的長了長腿，適於陸行。有的完全失去了牠們的腿，像蛇一樣。

有些的腿長得像槳，於是又重新回到水裏面去了。有些長了翅膀，向天空飛去。牠們的樣子多少有些像大蝙蝠，不過牠們的翅膀長得很特別——牠們的皮翅從大腿一直長到長而結實的前指骨上。這種長着特別的翅膀的飛行爬蟲類，既不是鳥，也不是鳥的祖先——鳥的祖先是另外一種爬蟲類。最初真正的爬行鳥叫始祖鳥，牠大概活在一萬五千萬年之前。雖然牠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像爬蟲類，但是牠有羽毛！

假若我們舉行一次四足動物體格大比賽的話，



包括所有的四足動物，無論是死的，是活的，那麼有一類爬蟲動物是無與倫比的。在一萬二千五百萬年裏面，恐龍是所有動物中最大的一種。這名詞的意思就是「恐怖的爬行動物」。

最大的恐龍叫梁龍（上面的圖就是），牠是個素食者，身長幾乎有駁船那樣大——八十七呎長。牠的能力一定極有限，因為在牠這個碩乎其大的身體裏只有一個和雞蛋一般大的頭腦。

有一個新聞記者叫貝特·泰萊的，曾經寫過一首詩獻給梁龍，跟這個動物開玩笑。所有的脊椎動物在脊髓的基部都有一個擴大的地方，那兒就是到腿部去的神經開始的地方。恐龍那臃腫不堪的腿部肌肉非常多，使得這個擴大的地方遠較這個動物的頭為大，當然這個擴大的地方並不是腦子——其實就是梁龍真正的腦子又算得個什麼腦子呢？

這兒就是泰萊的一段詩：

請看這個恐龍，巨大無比，
在史前史上是大名鼎鼎；
不只爲他的力大無窮，
也由於他的智慧聰明。
你從這些遺體看來，

可以知道他有兩付腦袋——
一個長在通常的頭部，
一個長在脊髓的基部……
凡事他從不操心，
因為他可首尾兼顧。

最重的恐龍是臂龍，體重五十噸——十萬磅重！牠的頸子極長，如果現在牠還活着的話，牠的頭至少可以伸過兩層樓高。梁龍和臂龍都是長在沼澤與淺水湖地帶的，因為水的浮力可以幫助牠們支持那沈重的身體。

最殘暴的恐龍是暴龍（第十面的圖就是）。牠是地球上最大的肉食動物，站起來體高有十九呎。牠那鋒利的牙齒有六吋長。當暴龍出巡的時候，甚至那長了角的恐龍都嚇得跑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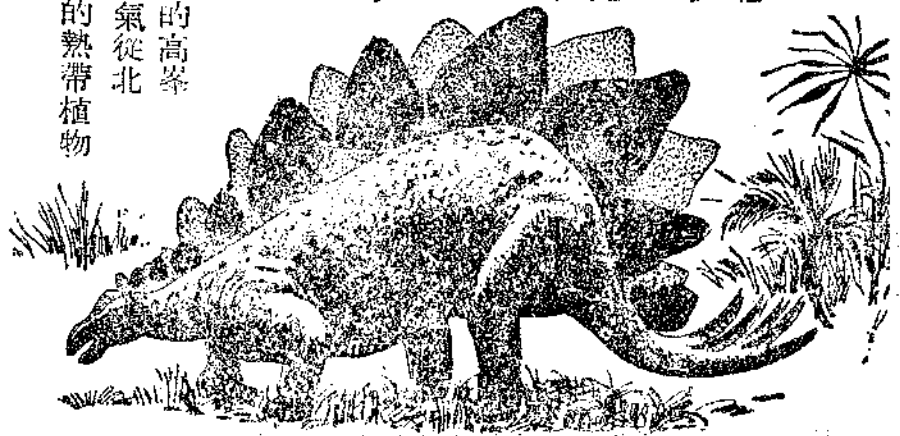
那些巨大笨重而行動遲緩的素食恐龍都長有各種不同的甲冑保護自己，以防禦牠們那些身材較小而行動迅速，生性更殘暴的肉食堂兄弟。劍龍（下面的圖就是）在背脊上有一付整齊的甲冑，有許多骨板順着背部突出來，並且在牠那長尾巴上還有兩對尖銳的角。甲龍全身都長滿了骨質突出物，和一層甲殼一樣，我想牠一定像坦克車，而事實上牠的名字就叫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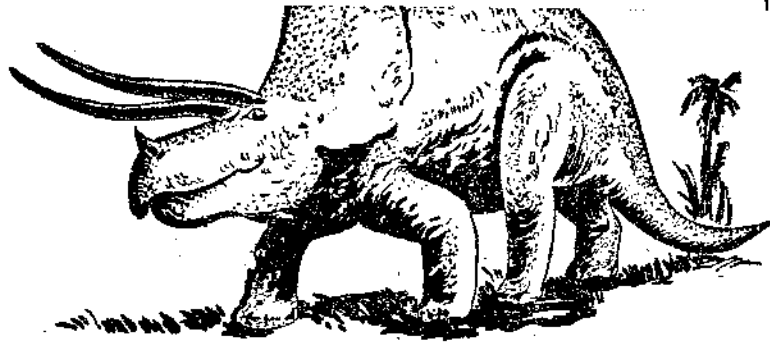
克恐龍。還有別的恐龍在牠們的鼻子上長了角，和現在的犀牛一樣（右邊的圖）；還有一些在頸子周圍長了整齊的骨領子，和穿西服與學生裝用的硬領子一樣。

恐龍下臺

這些恐龍雖然長得又大又結實，可是也終於臨到滅頭。五千九百萬年前，地面又起了一連串天翻地覆的變化。沼澤乾涸了。今日山脈的高峯聳起來了。寒冷而乾燥的空氣從北方吹來。於是含有多量液質的熱帶植物也死掉了。

恐龍是適於在沼澤裏生活的動物，因為在那兒空氣溫暖而潮濕，並且食物也很容易找到。但是牠們卻不能生存在乾燥的，岩石的山坡上，於是不可一世的恐龍世紀就過去了。牠們畢竟是不能夠隨機應變，適應時代的變化，不能生存在已經改變了的世界上一——





這是另一個進化上的盡頭。

雖小而強

當恐龍在沼澤地帶的樹林裏咆哮的時候，有一些細小的動物正從最初的爬蟲類發展出來。牠們是很小的長了四條腿的肉食動物，只有小耗子那樣大。牠們與牠們的祖先有兩個非常不同的地方。牠們全身有毛；而且牠們的血是溫熱的。一直到這時為止，所有的脊椎動物，牠們血液的溫度都是隨牠們周圍空氣的溫度或水的溫度而變的。但是在這種新動物裏，血液溫度一直都保持不變，無論在牠外面的空氣是冷是熱。所以牠們就叫做熱血動物。

牠們身體長毛，鼻子長而扁，所以看起來這些小的新動物很像是狗和蜥蜴雜交而成的東西。牠們並不很適宜過沼澤地帶的生活，所以在開頭的時候，牠們並沒有繁殖。牠們的毛皮和溫暖的血液對牠們也沒什麼特別幫助，因為那時候全世界都很暖和。而且牠們

那高度發展的頭腦與感覺對牠們也沒顯出有多大的不同，因為那時各地的食物是如此的豐富，即使是最受限制的動物都不會失之交臂。這些小動物在生存上是難以和強大的恐龍競爭的。幾乎有一萬萬年之久，一直到爬蟲世紀之末，牠們全是過着很艱苦的生活。

但是大變動繼之而起。留下來的是這些動物——牠們的名字叫哺乳動物，而完蛋的卻是恐龍。當寒風吹來的時候，牠們的毛皮與牠們的熱血保護了牠們。同時又因為牠們的腦子和感覺器官發達得都很好，所以雖然沼澤地帶乾涸以後，牠們可以很機智的尋找着食物。

哺乳類又發展了很有效率的產子方式。牠們不像爬蟲類用下卵的方式；母的哺乳動物直接在牠們自己的身體裏帶着牠們的胎兒，使牠們在牠的身體裏發育滋長。小的哺乳動物是活生生的生下來的。一般地說，哺乳類比那巨大而笨重的爬蟲類長得更有效率。牠們的血液系統更好，牠們的呼吸器官和感覺器官也更靈些。牠們的牙齒，頭腦，四肢，神經，雖然長的都很小，但是工作起來卻更靈便。牠們雖小，然而卻活潑。所有的這副新裝備給了牠們從未有過的更多的自由。

當爬行動物死去時，哺乳類便承繼了這分江山。當沼澤地帶消失，巨大的羊齒植物枯萎死掉以後，又有新種的植物出現，牠們可以在更高的乾燥的陸地上生長。像楊樹楓樹這類的喬木以及桂樹榛樹這類灌木遍佈在山上。而在廣大的平原上則長着草原上的草類。哺乳類的世界並不如爬蟲類的王國那樣豐衣足食，但是仍然有很多蚯蚓一類的蠕體動物和昆蟲以供應飢餓的動物吃用。於是爬蟲類的恐怖時代過去了。

哺乳類開始時是微小而柔弱的動物——沒有兇猛強暴的老虎，也沒有狼和野狗，有些看去是非常奇怪狀的。我們不必完全依靠化石來證明最初的哺乳動物多少還帶一些爬蟲類的特點。這兒我們講爲什麼？

六千萬年以前

六千萬年前，澳洲和它附近的島嶼經過地球的一個大變動，跟世界其餘地方分離開來。它們被海洋和亞洲隔開。極少的人到過澳洲，也幾乎沒有動物去過，一直到一七八八年英國開始向那兒殖民爲止。在這個六千萬年的期間裏，澳洲當地的動物自己在演進，沒有他處發展的動物去擾亂牠們。



當這個大洲被海洋封鎖起來時，有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顯而易見，在澳洲殘留下的哺乳動物和後來那些在世界其餘地方變成我們所熟悉的哺乳動物都不一樣。豬與老虎，狗與狼，象與羊，所有這些動物的祖先在那兒都沒有。結果，在世界其餘地方都死絕了的像爬蟲類的哺乳動物現在恰恰就活在澳洲。當世界各地和澳洲切斷以後，在各地所發展出的更高等的哺乳動物是幾百萬年以後才被那些殖民團體帶到澳洲去的。

實事上澳洲本身就是一個古代動物的博物館，牠們順着牠們自己的一些進化路線向着現代化演變。你可曾聽說過長了刺的食蟻獸（右上角的圖）？或是鴨嘴獸（左頁下角的圖）？這是世界上兩種最奇怪的動物。牠們都屬於一種極原始的哺乳動物。牠們實際上就是爬蟲類的哺乳動物。牠們和貓狗一樣有毛，但是牠們又和烏龜

與蛇一樣下帶殼的蛋。而且牠們只有澳洲才有，別的地方沒有發現過。

澳洲還有一類哺乳動物，就是有袋類，牠們沒有



龍的世紀

帶刺食蟻獸和鴨嘴獸那樣像爬蟲類，但是牠們仍然算不得高等的哺乳類。袋鼠（右頁左下角的圖）與袋熊都是有袋類，牠們並不生蛋，不過牠們的小孩子全是在還沒有發育好時生下來的。袋鼠在牠母親肚子裏只有七個星期就生下來了。生下來時完全是個瞎子，只有一吋到一吋半長。牠爬進牠母親的袋囊裏，吸母親的乳頭。在那兒牠幾乎要住上三個月之久，然後牠才開始把頭伸出來。過了六個月後，牠才長得強健壯大，才離開那個寶貝

袋子。原始的爬蟲類有一付骨骼支持牠們的腹部；有袋類雖然是哺乳類，可是也有這些骨頭。

澳洲有些有袋動物樣子長得非常像高等動物。比如那個無尾有袋獸叫苛拉的（上面的圖），很像一隻玩具小熊，可是牠一點都不是熊，而是一個有袋動物。現在澳洲的有袋類也正向絕滅的路上走去，就和那些幾百萬年前別的陸地上的動物一樣。狗，貓和兔子，這些被人們帶到澳洲去的動物正迅速的在破壞那些更溫和的有袋動物。總有一天，恐怕這個澳洲博物館裏一個古代動物都沒有，只剩下在玻璃瓶子裏裝的死標本而已。

現在美國還有一種有袋動物活着——那就是負鼠，又名鼯。



人類是怎樣的成長的 父子母女

陳一元 宋定
應元 慕價
新三元 法九
譯角 譯角

開明書店印行

你讀了本刊連載的「進化故事」，一定覺得非常有趣。所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動物，都是古代動物進化的結果。我們人類也不是例外。「人類是怎樣長成的」就是單講人類進化過程的一本書。「父子母女」又告訴我們，人是哪兒來的。這兒誠懇的把兩本書介紹給少年朋友。它們會給你許多新鮮的知識。



月四年七十三

方大

「有形國大」

四月裏最受人注意的中國時事，便是國民大會的選舉總統副總統。這個國民大會，是根據去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而產生的；依憲法規定，它的主要職權便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世界上立憲國家的通例，代表全國人民控制政府的國會之外，不再有其他代表全國人民的機關。我國在抗戰以前

國民政府公布的憲法草案，依照孫中山先生所著建國大綱，規定代表全國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叫做國民政府；而把相當於外國國會的立法機關作為政府行使治權的機關，稱為立法院，與行政院司法部考試院監察院並立。把政權與治權分開，化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孫中山先生政治主張的特點。在國民黨訓政之下的國民政府所訂憲法草案當然必須以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做根據。抗戰初結束時，為實行憲政而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對於抗戰前國民政府所訂憲法草案會擬加以修訂，根據孫中山先生要實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直接民權的理想，有過「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這樣的一個決議，一般稱之為「無形國大」。其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又被修

改，國民政府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又把「無形國大」改為「有形國大」。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開幕的國民大會，就是這樣經過改來改去而決定的「有形國大」。四月十日大公報社評說：「這是第一次國民大會，實際上只有選舉總統副總統一項事情。每個代表只須在選舉票上畫兩個圈，真是一舉手之勞。」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以三小時又二十五分之時間隆重舉行選舉總統大會，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以二四三〇票當選總統。二十三日，國民大會舉行選舉副總統大會，六位競選人所得票數均未超過代總額之半數，於二十四日就得票比較多數的前三名舉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結果仍無人獲得代表總額過半的票數，依法再於二十五日舉行第三次投票。不料這得票較多的三人突於第三次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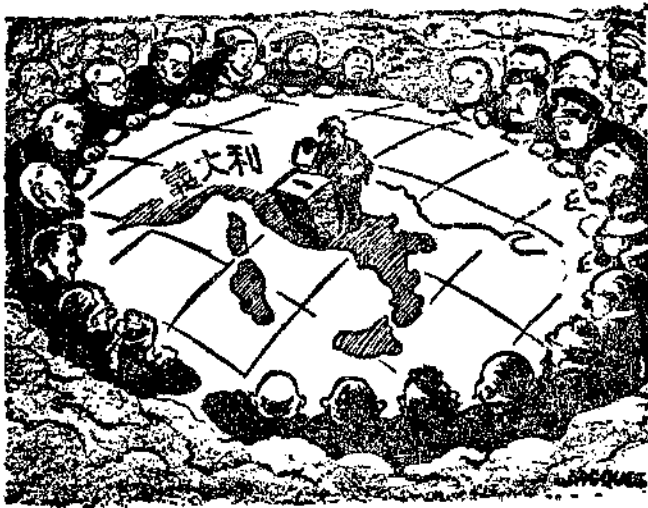
票前先後表示放棄競選，國民大會因此休會三天。經過各方面的勸解，三人都收回放棄競選。二十八日第三次投票，三人中仍無一人得票足够法定的當選數。二十九日再就第三次投票選出的前二名再行投票，李宗仁始以一四三八票較多數當選副總統。

「萬目睽睽」

如果我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看成反侵略國家對侵略國家的戰爭，那末法西斯義大利誰都知道是一個主要的侵略國家。四月十八日義大利的大選，是法西斯義大利滅亡以後，戰後新建的義大利共和國根據新憲法舉行的第一次選舉，它的結果對於這個新建的義大利共和國的性質和運命大有關係，所以吸引了全世界人「萬目睽睽」的注意。

法西斯義大利的政權雖在墨索

里尼掌握中，但在名義上卻是薩伏伊王朝的國王。墨索里尼的政權瓦解之後，薩伏伊王朝曾經短時期的苟延殘喘。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全國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君主政體的存廢，結果贊成共和國的居多數。接着又選舉制憲議會，經過十七個月



的長期討論，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此制憲議會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正式批准義大利共和國新憲法。新憲法自一九四八年元旦起生效。制憲會議的任務到二月初告終。四月十八日的大選便是要根據新憲法選舉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由新國會產生總統，改組政府。在薩伏伊王朝被廢後，曾由制憲議會選舉臨時總統，產生以喀斯貝里為內閣總理的臨時政府。這個喀斯貝里的臨時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成立，當初是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黨共產黨的聯合政權。後經一九四七年二月及六月兩次，共產黨和社會黨的閣員被清出內閣。十二月，喀斯貝里吸引共和黨和右派社會黨員五人入閣，臨時政府就成為反共黨派的聯合政權了。共產黨和社會黨人雖被清出政府，但他們在義大利人民中間有相當勢力，於一

九四七年十二月與其他左派政治團體組成人民民主陣線，從事政治活動。這就形成了義大利政治上的兩派互相敵對的勢力，將於四月十八日的大選中各獻身手。

喀斯貝里政府的辦法主要是在外援方面。在去年十二月間美國議會特別會議通過的緊急援助法案中便有義大利的份兒。從馬歇爾計劃演變而成的援外總法案中，義大利當然也是一個受援的國家。義政府在經濟上大大地得到了美國的援助。一月中旬，美國海軍開入義大利海港大蘭多。三月中旬，美軍開到義北四大城市駐守，義政府又得到了美國的軍事援助。三月十九日，美國務卿馬歇爾更老實不客氣的說：假如共產黨在四月十八日大選中獲勝，義大利將喪失其在援歐計劃中應得的利益。這是美國於威脅利誘之外，直接干涉義大利的大選

了。另一方面又在外交上玩弄手法，不惜破壞那簽訂未久的對義和約，竟然建議把特里亞斯特港自由區交還義大利，來哄騙義大利人民投票擁護喀斯貝里政府。更進一步，並糾合英法兩國向聯合國要求考慮義大利的申請加入。過去聯合國會兩次討論義大利申請加入案而均因蘇聯的否決而被擱置。這一手法又足以使義大利的人民民主陣線在大選受到打擊；因為提起蘇聯阻礙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的舊事，是足以挑動義大利人民對人民民主陣線的惡感的。

四月二十一日，義大利內政部分布：基督教民主黨在眾議院可望取得三〇三至三〇七席，佔眾議院百分之五三·四八；人民民主陣線可望取得一七八至一八二席，佔眾議院百分之三一·七。基督教民主黨在參議院可望取得一一六

至一一八席，人民民主陣線可望取得七五至七七席。羅馬人民民主陣線發言人表示：義大利人民顯然已受政府的欺騙與恐嚇，以為人民民主陣線如獲勝利，義大利將得不到美援。我們相信如果沒有外國的干涉，選舉結果一定大不相同。

「翻筋斗的外交」

四月下旬，大公報掲載一幅漫畫，標題為「翻筋斗的外交」，旁邊註着一句話：「芝加哥新聞指出最近美國對於許多重要國際問題的政策，都發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向。」圖中畫着三個表現翻筋斗的人，每人代表一項美國的外交政策。

第一個翻筋斗的人旁邊註着「佛朗哥」。佛朗哥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伙伴，佛朗哥政權不被消滅，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算勝利。

然而美國衆議院討論援外總法案的時候，居然通過了把西班牙列入歐洲受援助國家。後來參衆兩院聯席會議又把這個決議撤銷。聯席會議的決議是說，西班牙能否列入援外法案之內，應該由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十六國直接決定。這可見聯席會議並不反對西班牙列入援外法案之內，只怕歐洲十六國中有些國家不同意；而佛朗哥政權是一個法西斯政權，是在世人的腦海裏有着深刻印象的。



第二個翻筋斗的人旁邊註着「特里亞斯特」。依照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簽定的對義和約規定「義大利承認特里亞斯特港劃為自由區」，今年三月二十日，美國糾同英法建議將特里亞斯特港自由區交還義大利。這一建議等於是推翻戰後惟一已完成的對義和約。

第三個翻筋斗的人旁邊註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小亞細亞半島與阿刺伯半島之間而臨地中海的一處地方，原為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着要獨占中東一帶的油田，於一九四五年向英國建議允許十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政策，是讓猶太人與阿刺伯人互相衝突，一切維持現狀而不給任何一方得勢或吃虧的。美國的建議，使英國復為難，既不得罪美國，又不便硬壓阿刺伯人。不得已乃於一九

四七年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十二月七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美國所提猶太人阿刺伯人在巴勒斯坦分別建國的建議。這個建議經蘇聯贊同，而為英國所反對。今年三月十九日，美國又在聯大安全理事會宣布放棄巴勒斯坦分治計劃。美國為什麼這樣的出爾反爾呢？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說：要執行分治計劃其勢必須國際出兵，國際出兵免不了讓蘇聯插足巴勒斯坦。這樣說來，翻筋斗的外交原來為着反對蘇聯。



兒童節

李 潔

整整一天，黃平什麼事情也沒有。

早上，他坐在門口看街上來去的人。

太陽很好，旁邊擺煙攤的把幾張茶葉蓋在煙葉子上。那擺煙攤的戴着一副闊銅邊兒的眼鏡，拿了本唱本兒，拖長了聲音在念。永遠是一個調子——寂寞得很。

對面燒餅店裏，夥計正忙着趕餅子，他把麵槌在案桌上敲得搭搭的響，挺有勁似的。

老板娘一手抱了個孩子站在門口收錢。她把燒餅油條遞給了主顧，就在圍裙上擦手，圍裙油得發亮。忽然的孩子哭了起來，她罵着，隨手在案桌上檢了點餅屑塞在孩子嘴裏。

那一邊有個工人提了桶漿糊在牆上貼東西。也許是什麼「專治奇症隱疾」的廣告。他在每根電線木桿

上貼一張。牆上就一並排貼三張，全是紅的，要不就全是綠的。

走近來才看清招貼上的字，那是慶祝兒童節的標語。用毛筆寫的。有歪歪斜斜的正楷，也有草書。一張「爲兒童謀幸福」的標語上還畫了一個小孩子的臉，嘴吧給畫壞了，像在哭，又像在笑。

黃平覺得沒有什麼好玩，朝地下吐了一泡口水，用腳踩着。

這時候，一個小叫花子在燒餅攤上拿了一個餅子拔腳就跑。

夥計停了手，在案桌後面大聲喊：「逮到⊖，逮到。」

滿街的人都掉過眼睛來看。祇有擺煙攤的還在念唱本兒。

黃平站了起來。興奮地望着。

老板娘把孩子往案桌上一放，搖搖擺擺的趕過去。孩子大聲哭了。

「狗娃兒，不要臉的。」老板娘邊追邊尖着嗓子喊。

黃平跟在老板娘後面趕過去。

小叫花子跑了一陣，停住了。他狠命地咬了大

口餅子，滿嘴的嚼。

「拿來，今天你跑不脫。」老板娘氣呼呼的趕到，一把抓住小叫花的肩膀。

看熱鬧的圍了攏來。那個貼標語的也走過來了，他把漿糊桶放在腳邊。

「還你，老板娘！」小叫花子裝出一副可憐的笑臉，把燒餅遞給老板娘。這教黃平非常佩服。

老板娘沒有接過餅子，她眼睛往下一瞥，就看到餅子有了個大缺口，她滿肚子的火。

「那個要你的。」

「莫氣，老板娘，就當饞了狗了嘛！」小叫花子一點也不害羞地說，又咬了一大口餅子。

老板娘不忍心看小叫花子當着面白吃自己的餅，她使勁地把那隻放在嘴邊的手往下一拉，餅子差一點掉在地上。

「你這狗娃兒，人小鬼大。」老板娘罵。

「要打，你就打嘛。」小叫花子不在意地說。

黃平往前移了一步，擠在貼標語的旁邊。他覺得小叫花子是個英雄。有一天，他也會這麼來一下子不？

隨後，好玩的事來了。

老板娘提起手，正要打下去。看熱鬧的正打算看小叫花挨了這一下，怎麼個哭法。小叫花子往黃平跟貼標語的兩個人當中一鑽，飛也似的跑了。

「你跑！你跑！」老板娘氣鼓了臉撲過去。她踩在漿糊桶上，一拐脚摔了下去。稀稀的漿糊在她圍裙旁邊淌開來。

一個鄉下人，張開嘴，大聲笑了。

貼標語的笑得皺起了鼻子，隨後他忽然喊起來：

「漿子，我的漿子！」

黃平說不出的得意。笑得特別痛快。

「雜種！不死的！吃了要肚皮痛。」老板娘爬起來，指着小叫花子跑的那一頭罵。罵到後來，她看黃平一眼：「狗娃兒。」

黃平覺得這句話罵着他，懶拖拖地走開，顯得鄙夷的樣子。「爛婆娘，」他自言自語地說，心裏又痛快了。

吃過飯，媽媽湊攏了一桌麻將。

黃平站在牌桌邊，一本正經的看牌。

媽媽喚來的三個打牌的模樣兒都很討厭，特別是他們把牌一攤和下來時候。

黃平覺得媽媽的牌打得不好，可是他一點兒辦法

也沒有。他看着打在桌上的牌，在心裏排起一付很好的十番來。

牌桌上正撩着閒天。胡太太一手抓着瓜子，像報告一件新聞似的說：「我們么女兒[⊖]都打得來牌了。」

「三歲娃兒學做媽，總要會的。」胡二爺摸着手裏的牌說。他決不定這張牌該不該打。

黃平沒有聽他們說的。他心裏不耐煩起來，這樣的牌，慢吞慢吞的，沒有看頭。

媽媽在牌桌上拿了四萬塊錢遞給黃平：「給我買包煙……」忽然她大聲喊：「碰！」

黃平不很起勁的走出去。到了外頭，他高興起來：「金鼠牌」賣兩萬五一包，還多下一萬五。在打牌的時候，媽媽是不會留心到這個錢的。

煙鋪子在右手邊。賣香煙，也帶賣零食。

「拿包金鼠。」黃平把錢丟在櫃檯上。

「三萬。」店老板說。這是他的習慣，不管人家曉不曉得價錢，他總要說一聲。

「啥子？麻廣廣[⊖]喔！」黃平不信任的看着店老板。

「不是三萬是好多呢？」店老板始終是很不樂意的。生意做不做沒有關係，他討厭主顧跟他不痛快。

黃平心裏不自在起來。老板要多賺他五千塊錢，這五千塊是搶了他的。

「莫當我沒有買過煙，頭兩天還是兩萬五！」他說。

「漲了！」老板不耐煩地說。

黃平覺得自己受了氣，把頭一擺，拿起錢，報復地說：「不買了。」隨後很快地走開去，最後勝利是他的。

沒有走多遠他碰到了李國材跟董家駒兩個搭着肩膀在街上走。董家駒一手插在口袋裏，一手圍在李國材的頸項上，把半個身子都壓了上去。李國材一步拖一步慢慢地走着。

「哪兒去？」黃平興奮地問。

「要去。」李國材說。

「哪兒要去？」

「隨便那兒。」董家駒笑着說。

黃平想了一下，「一路去。」

他們走進一家小茶館。沒有多一會兒，董家駒拿出一副撲克，三個人攤起十點半來。

這是一種頂爽快的賭博。翻牌見輸贏。贏了，桌上的錢是你的；輸了，再看下一回的運氣。

李國材掏出五千塊錢，放在桌子上，攤平。
黃平把椅子往前移了一移，看着董家駒手裏的牌。

三個孩子的精神都集中起來。所有的希望全放在牌上。要是贏了，今天是挺有意思的一天了。

「我們推到四點鐘，我一整天沒有回家了。」董家駒說。

第一張牌發了下來。隨後第二張，第三張……錢轉了手。

黃平把贏來的兩張票子揣進口袋。祇留自己的一張在桌上。現在這兩張票子變成他的了，李國材他們兩個可以不必再擺什麼心思在上頭。並且，他知道下一回還是要贏的。他覺得口袋塞滿了，一隻手按在口袋上。

「擺在桌上嘛。」李國材說。誰都知道他是借錢。他說得很隨便，心裏有些瞧不起黃平。

「你管我，」黃平一點也不注意李國材的建議。「還要來的嘛，」董家駒不耐煩地說。他把第一張牌發完了，先問黃平：「要不要？」

那是一張「傑克」，黃平很快的，肯定的說：「要！」他在押頭上加了五千。做得不很在意的樣子，讓董家駒他們覺得他這麼做，不過是因為頭一回贏了。

董家駒，李國材看着他這一個舉動。

黃平希望第二張來一個十，他的心完全在下一張牌上，董家駒把第二張牌發下來的時候，他把手壓在牌上停了一停，隨後用兩個手指把牌翻起一個角來。那是一個十吧？可是，不。一張七。他慢慢的把牌合上，心裏罵了一句：又把希望放在下一張牌上。

第三張牌又是七。完了，他看着李國材把錢拿過去，起了一種要拿回來的欲望。

牌一盤一盤打下去。錢在每個人手裏打圈子。

「生病不怕死，要錢不怕輸，」董家駒一邊把桌上的錢拿過去，一邊說。

「押大一點嘛！」黃平對李國材說。李國材總是一點兒一點兒的押，黃平沒有耐心了。他覺得自己下一回要贏，假如李國材押大一點，他一次上就可以翻本。

可是李國材不敢下大，規規矩矩的，小心的每回押五千，他相信：想的錢少，輸的也少。要是他真的贏了很多錢，也肯大大的來一下。

「我把你們兩個搞慘了，」董家駒笑着說。可是

他並不放棄下一次贏牌的希望。他很得意，得意這一天的好運氣。

太陽慢慢黃了，光淡了。時候在過去，三點過了，四點過了，四點半……

黃平把塞在口袋的錢又掏出了押在桌上。要是贏了，他可以拿回一些錢來，他可以拿這些錢來翻本，甚至於他可以贏錢。

他揭開牌來張了一眼，皺起眉毛看着李國材。他的希望不在自己手上，他希望莊家李國材的牌小。

李國材伏在桌子上，一張五千的票子在他手掌下面。

董家駒翻出來是個八點。可是李國材卻是十點半。

黃平打椅子上站起來：「我沒得錢了。」

李國材把桌上的錢慢吞吞的拿過去。董家駒對黃平說，「借給你，未必儘到輸嘛。」

希望在黃平心裏一閃。可是，他在桌邊兒上站了一回，說：「不幹了，今天運氣不好。」

三個人出了茶館。

黃平不知道要到哪兒去。他跟着他們兩個走。一下午快過完了。他口袋裏一個錢沒有，連買煙的四萬

塊都不在了。家裏媽媽一定在罵了，要是她也輸了的話。

「我們到河邊要去，」董家駒說。

「對嘛！」這給黃平找到了一個去處，他同意地說。一個人打頭往前走，他心裏還有點別扭，不願意跟他們兩個併在一起走。

走過一條街，打十點半的事情遠了，過去了。黃平不再去想它，可是也不想什麼別的。

他很快地走着。街上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看在他眼裏。

一些小吃店，做夜市賣的饅頭出籠了，香氣散到街上來。黃平覺得有點餓，可是不敢到案桌上去拿一個。他回過頭來，董家駒跟李國材不知道落在哪兒了。他剩了一個人。

出了城門，下幾十級石坡子就是河邊。黃平走到灘頭兒上。站在那兒無目的的望着。

天上有着大塊的白雲，給風吹着，像船一樣的往西邊兒飄過去。慢慢的，西邊的雲積成了一片。

河水流得很急，這是今年的新水，是上頭雪山融了流下來的。冷得浸骨頭痛，又非常有力，像一把刀子似的刻着河對面的山脚。

灘上十幾排在拉繃。上水的船一到灘頭頭上，就有好些人打船上跳到河裏，空通空地走過來，搭上繃繩，爬在地上使勁的拉。

黃平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船夫子在一排的最後搭上了繃繩。一個中年人立刻跑過來說：「你不行，前頭去。」這是一句極簡單的話，可是有着暖氣。那小孩子跑到前面，插在別人中間爬了下去。他用兩隻腳掌抵住沙灘，兩隻手抓住前頭的鵝卵石。背脊像弓一樣的彎了下來。

下水的船很快的打眼前閃過，轉一個彎就不見了。

忽然黃平心裏難過起來。那些船是到哪兒去呢？那麼急，那麼快，一下子就不見了。就像那小叫花子打老板娘面前溜走一樣。它們一定是到一個很好的地方去的。

他想起了那個小叫花子，自由自在的，不在乎什麼，不怕什麼。要是他也能跟那個小叫花子一樣往人堆裏一鑽就逃了呢？

他可以逃掉家裏，逃掉媽媽的吵罵，逃掉這個城，逃掉賭錢，逃掉學校，逃掉一天七個鐘頭的功課。他可以像那個小船快子一樣的過日子，那是跟滾

滾流着的河水一樣痛快。

即使是做個叫花子也不壞。他不會覺得一天什麼事也沒有了。他要吃，他得用自己的手去找吃的。

他看着一條條過去的船，感到非常寂寞，就像聽着那賣煙的一字一拖地在念唱本一樣。他心裏煩極了。

站了一陣，他彎下身子，在沙灘上檢起一塊很大的鵝卵石，朝河裏扔過去。

水裏激起了一個大水花，鵝卵石沈下去了。他呆呆地看着。

太陽也沈下去了。流水的聲音更響起來。

黃平一個人慢慢的走回去。

爲什麼今年的兒童節偏偏在星期六呢？明天又要過一個挺長挺悶氣的日子。

◎ 逮到 II 捉住他。

◎ 么女兒 II 小女兒。

◎ 麻廣廣 II 欺哄「洋盤」。

歡 迎 投 稿

歡 迎 訂 閱

上海少年村



上海少年村，
 是許多，
 經過的流汗，
 每分每秒，
 到其的成長，
 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四面是光線，
 在我們心，
 在我們心。

【編者說】上海和各個大都市的街頭，都有無數的流浪兒童，他們沒有父母。沒有人養他們，沒有人教他們。他們只得尋求乞，偷竊，欺騙來過日子。一般人只覺得他們可惡，討厭，可是從不

流浪兒童的家

曹春霖

離上海市區十八里路，在大場鎮的東面，有一座很大的兩層樓洋房。四周圍着籬笆。裏面是一個花園。整整齊齊的栽着花木。在籬笆上漆着斗大的五個字：「上海少年村」。這裏面住着我們六十多個同學和八位先生。大家過着大家庭一般的團體生活。

我們這六十多個同學，先前都是流浪在街頭的孤苦兒童，年齡在十二歲到十六歲之間，也有少數是因為家庭撫育不起而送進村來的。雖然我們每天像別的學校一樣的上課，可是課程跟普通學校不很相同。我們大都是無家可歸的，因此希望在村裏三年兩載，便學會一種謀生的技能。將來離開了少年村，能够自食其力，不再在街頭流浪。所以我們的課程有許多是職業性的。例如：珠算，簿記，應用文，農藝學，園藝學等……都是普通學校裏所沒有的。我們對國，英，算，常識等課目也很重視。尤其是國文，希望學了兩三年之後，每個人都能讀，能寫。

我們一天吃三頓，早晨吃粥，小菜有花生米，鹹菜。中午乾飯，就用自己農場上的收穫——青菜或捲心菜下飯。晚上吃麵條，有時也吃稀飯。一星期中吃一次肉，算是打牙祭。

這些衣食住的經費一部分是戰災兒童義養公費，由兒童福利促進會撥給我們的，一部分是向外界捐募的。所有的房屋和農場土地是向惠生慈善社無條件

想一想，這是他們自己願意的嗎？只要有人肯拉他們一把，養他們，教他們，哪個不肯學好呢？蘇聯在沙皇政權打倒之後，把街頭的流浪兒童全部教養成好公民。美國現在也有教養流浪兒童的團體。可是在我們中國，大家對流浪兒童一向很漠視。下面的一篇文章是介紹上海的一個教養流浪兒童的團體——上海少年村的。作者曹春霖就是「少年村」的一位同學。後面兩幅照片是「少年村」裏生活的一部分。還有三篇文章是「少年村」中同學的自述。少年朋友們看了，一定會了解他們的生活，並且同情他們的遭遇。同時一定會想到「少年村」中只有六十幾位同學，而街頭所看到的流浪兒童又如此之多，這工作必須努力展開才對。

我偷過東西

——康永施——

借用的。一切用具是淨業教養院轉移過來的。房屋本來是寶華寺的和尙宿舍，抗戰期中，早已打得不成樣子了。現在經過兩次大修理，已經煥然一新了。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很緊張。早晨有早操，早讀。上午三小時課，下午上了一小時課之後，接着有兩小時的勞作。勞作分農場實習，縫紉實習兩種。以前還有木工和金工實習，現在因為物價高漲，老師傅不容易請到，只得暫時停止了。此外我們對運動跟娛樂也很熱心。屋子後面是一個操場，有籃球架和排球架，秋千，雙槓，滑梯等運動設備。娛樂方面，有棋子，鋼琴，還有一隻收音機，供大家收聽。

少年村是我們流浪兒童的家，我們住在裏面得時時刻刻互相勉勵，努力學習，爲了自己，也爲了人羣。

秋深了，我身上還穿得很單薄。晚上天氣更涼了，我在馬路上無目標的獨自走着。身子冷得發抖，想找個地方避避風。東找，西找，好不容易在八仙橋菜場旁邊，找到一間木板搭成的小小房間，那是藏冰用的。我就爬上小木房的頂上，上面有破棉花，爛布頭，破衣服。我就睡在上面，覺得暖和多了。

一覺睡醒，我爬下小木房來，仍舊走上街去。這時候店家早已打烊了。路上靜悄悄的，只有幾輛三輪車，黃包車，還在兜着圈子找尋主顧。我肚子餓了，想着身邊的錢昨晚早上早用光了。怎麼辦呢？忽然我靈機一動，喜不自禁的叫了聲：「有了。」

我立刻偷偷地回到菜場，又爬上小木房，在木房頂上我找出了一條空隙，我就用小刀子挖成一個洞，鑽了進去。呀！裏面堆着許多東西，鋸冰的鋸子，鐵絲的蟹籠，架子上還有魚呀肉呀等等。我選了又選，把



可以帶走的東西——兩簍子蟹，一塊肉，等等紮成一捆，小心的再從木房頂上爬下地來。不知怎麼，一不留神，一把刀子掉下去了：

「咚！」

「哪一個！」一個警察站在半暗不明的地方問。同時我聽到皮鞋聲走近來了。

我很驚慌，伏在木房頂上。過了一會，一切又恢復了平靜。我再偷偷地爬下地來。一看，那警察正站在我的左側。「糟了」我心裏喊一聲，氣也不敢透。幸而那警察正在打瞌睡。我輕輕的三腳兩步奔出了菜場，慢慢的走到菜館門口。那裏停着許多三輪車，黃包車，我就走了過去。

「喂，小孩子你這蟹賣嗎？」一個黃包車夫說。

「賣呀？你要嗎？」我很規矩的把那鐵絲籠子打開給他看。

「都已經死了，要賣多少錢一隻？」另一黃包車夫說。

「五十塊一隻吧，便宜賣了。」我把蟹都拿了出來。

「媽的，死蟹還賣五十塊一隻！」

三輪車夫講話了：「十塊一隻買嗎？」我因為肚子餓，急着要錢，並且想着這許多不花本錢的東西，走路太不方便，我就把蟹全數賣給了三輪車夫。

「小孩子，籠子也賣給我了吧。」又一個三輪車夫說。

「好，一齊賣給你。」我說，「算三百塊一隻！」

「兩百塊，多一個銅鈔也不要。」

我把兩隻鐵絲籠子，二十多隻蟹，全賣給了他們，一共賣了六百塊錢。我得意極了，高高興興地去吃點心了。

天亮了，我身邊還有許多東西。便匆匆地跑到馬

流浪生涯

陸關壽

我生在一個中等家庭裏，幼年時代的生活過得很舒服。日寇侵入上海毀了我的家，父親母親跟着也死了，我便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了。幼小的我不能自謀生活，只能向親戚家中訴苦。但是有錢的親戚不理我，無錢的雖是同情，也沒法幫助我。我只得流浪街頭，向人求乞了。

起初我在天主堂街向行人伸手要錢。每天可以免強的過去。日子久了，我就跟隨那班「老鬼」一起生活。他們會「賺鈔票」。他們「賺鈔票」不是開店，而是「用剝老西」，「落地扒」，「賣金戒指」等等方法。這種生意也要本錢，本錢就是自己的身體。因為

路邊的舊貨攤，想把這些全都賣掉。正走到那裏，迎面來了個三十幾歲的男人。他把我上上下的打量了好一回。再看我手裏的東西，一把抓住了我。

「小赤老，你還沒有跑走，警察局裏去。」可憐我給這一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拍拍，拍拍拍，」他一邊拍我的耳光，一邊罵：「小赤老，你爲什麼要偷我的東西？你講。」我臉上熱辣辣的。趕忙放下了手裏的東西，預備逃走。

「警察先生，」那人突然看見一個警察來了：「這小赤老本領倒好。昨天晚上把我冰箱裏的東西都偷去了。」

「拍！拍拍！」警察舉手就狠心的向我臉上亂拍。「小赤老，你敢偷東西。局裏去！」我被打得頭昏腦脹。哭着懇求：「先生，我實在沒有辦法，下次再也不敢了。」

「這小赤老嘴倒會說。」那人說，「先生，請幫幫忙。還有許多東西，請你代我追究。」

「小赤老，局裏去。」警察一把抓了我就走。失物的原主也跟在後面

到了警察局，我被「包打聽」打了一頓，判我監禁一個星期。這件不幸的事，發生在我開始流浪的第一個月裏。

× ×

萬一拆穿了，給雲住了，就要挨打，吃棍子，坐牢房。

自從跟隨了他們，我每天的生活就依靠他們。他們很同情新來的伙伴。因爲他們知道自己踏進這可怕的社會的時候，也是很難過的。他們知道苦難的人應該團結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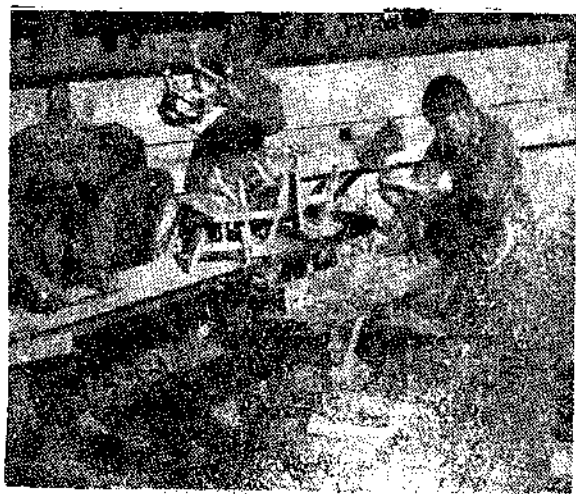
一天，同伴中的小廣東，小揚州來叫我，說今天有寧波船到了，叫我回去「賺鈔票」。我就跟他們到了外灘碼頭。一會兒，輪船到了，上下的客人擁擠得很。我們就混在中間。他們兩個找到了一位「客人」，叫我到前面去擋住了他。他們在後面偷偷地用刀片割他的綳袋，然後托住了綳袋，摸出個裝了油的瓶子來。

我們得了手，就把油連瓶賣給一個麵壘上。這一瓶用我們自己的身體換來的油，只賣到兩萬元儲備票。

我們白天的生活就是這樣過的。晚上就睡到東新橋的旅館裏。睡的是三等地鋪，清早六點鐘就來叫起身。

不久，我們的同伴都分散了。有的原是逃出來的，被爸爸媽媽找回去了。有的被警察捉去，嘗那鐵窗風味了。只留下我與小浦東，阿三三個了。我們仍是天天偷卡車上的白糖，藥品，與鹹貨等等；生活仍舊很痛快。

有一次，我割開了卡車上



的一包白糖，把我的麵粉袋快裝滿了。不料被一個押車的本鬼看見了，他拿了棍子，跳下車來，狠命對準我背上一擊，我被他打得在地上打滾，人就昏過去了。過了不知多少時候，卡車開了，我才被人扶到一個弄堂裏去。我正在呻吟着，忽然小浦東來了。他問我：

「你怎樣了？」

「給日本鬼打傷了！」

「我們沒錢看醫生，怎麼辦呢？」

「不要緊，休養幾天就會好的。」

一會兒，他走開了，我睡着了開始做起夢來。我夢中看見母親坐在我旁邊，撫着我的頭。我好像睡在醫院裏的病牀上，母親給我帶來了許多糖果，玩具。醒過來的時候，我眼眶裏含滿了眼淚。

過了一個月左右，我的病痊癒了。不過行動還困難，只好暫時不去「賺鈔票」。我就到一個牛肉攤上去幫忙。經常的工作是洗碗，拉風箱，買油，炭，等瑣雜的事。一天三餐都由他們供給，他們待我還算好。眼看着可怕的冬天來了，它給我帶來了冷的威脅。阿三來了，小浦東也來了，我脫離了牛肉攤，又同他們一起去「賺鈔票」。我們背上披着破麻袋，身體在發抖。每天清早去偷雞蛋，黃芽菜等，以很低的價錢賣給人家，又因為身上有白蟲，旅館不讓我們住了，只能睡在店鋪門口的石階上過夜，有時睡在亭裏，蓋的是麻袋，破衣服。三個人靠得緊緊的：

「小浦東，你冷嗎？」

「我不冷！」

「你呢？」

「我鼻子還在出汗呢。」

大家苦笑起來。要是碰到警察，我們就得挨打，連這樣四面有風的亭子也沒有得住。

現在我進了少年村了，不再受寒冷飢餓的威脅。可是在繁榮的上海，不知有多少少年還在過流浪生涯呢！

我從印刷鋪逃了出來

沈寶麟

天還沒有亮，隔壁申報館的馬達聲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便得起身，做我每天必須做的事情。如果起得稍遲一點，老板娘便會罵：「小鬼，什麼時候了，還不起來。」有時還會噙到老板的兩記耳光。

事情是做不完的。掃地，抹桌子，揩機器，如果在上工以前機器還沒有揩好，老板又毫不客氣地賞我幾下耳光了。他嘴裏老是不斷地罵着：「小鬼，豬羅，這麼許多時候，一部機器還沒有揩好，笨東西！」

上工之後，我的工作更忙了。一會兒樓上排字房的老師傅在叫：「寶麟，上來檢字。」一會兒下面又在喊：「寶麟，檢一個五號正楷『天』字下來。」他看到版子上的鉛字

壞了，便開口罵：「小鬼，生眼睛嗎？這種字還能用？」他還要在老板面前說我做事不當心。

這種左罵右打的生活，我實在有些過不下去。一個夏天的早晨，下面印刷間的老師傅在叫罵着：「這版子誰排的，這麼鬆可以印嗎？」接着另一個學徒便說：「昨天我看見是齊麟排的。」老師傅又叫：「齊麟，把這塊版子搬上去改一改好。」我想這塊版子昨天排得緊緊的，怎麼今天又鬆了？明明有人妒忌我已學會了排版子，故意作弄我的。但是這也沒有法子，學生意的只有聽從命令。我便拿了剪刀，鉛線，匆匆地跑下樓來。

「小鬼，誰教你排出這種版子來的？」老師傅指了我的臉罵。

「昨晚李先生叫我排。我排得緊緊的，怎麼今天鬆了？大概有人故意和我搗蛋。」

「什麼！你說誰故意跟你搗蛋？看你人雖小嘴到老！」順手一記耳光。

「老什麼？」我摸摸臉，並不放聲哭，却虎虎地說。

「還講，老子今天揍你，看你再老！」拍！拍！我的頭上又着了兩下。我火已上頭，拿了手上的剪刀向他刺去。老

師傅背上給我刺破了。他也顧不了痛，沒頭沒腦地向我打來。

「小鬼反了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學生，今天替我滾。」老板聽見了我們打架，走下來大罵。

「滾就滾，不在這裏當學徒就會餓死嗎？」

「程先生，請你把他帶去交給他的表兄，這小鬼簡直造反了！」老板交代賬房間的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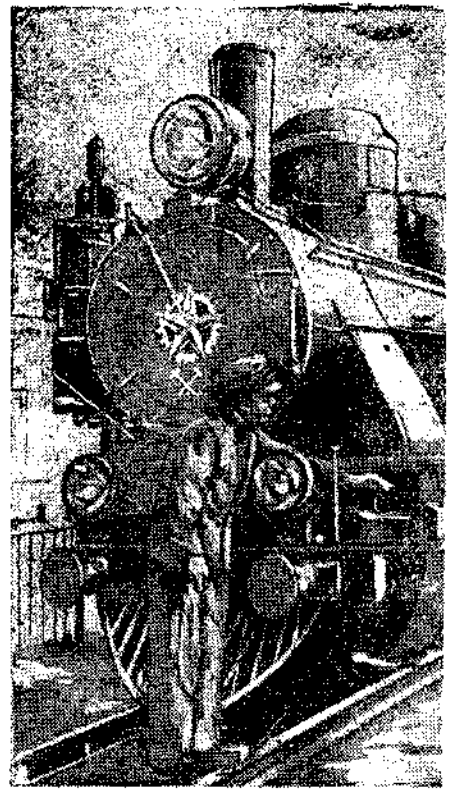
「你嘴裏清爽些，不要老是小鬼小鬼的，滾就滾，也用不到交給我的表兄，我自己也生腳的。」我也毫不客氣地說。

「程先生，替我把這小鬼綁起來！打死這小鬼再說。」老板暴跳起來。

於是我給綁起來了。許多人做好做歹的，總算沒有給打。這天我餓了一天，直到晚上才鬆綁。我想起白天無故被打，不覺落下淚來。自己很早便失去了父母，沒有依靠，得不到溫暖。在這樣的店裏當學徒，吃這種苦，不如走吧！假定現在不走，明天被送到表兄那裏，同樣是挨罵挨打。於是我便拋棄了學徒生活，走向十字街頭去過那種自由自在，無人管束的流浪生涯了。

「開明少年」三週年紀念徵文·將出應徵文選集隨三十七期贈送定戶

零購讀者請即定閱·滿期定戶請即續定



孩子們的鐵道

周惠卿

——孩子們的計劃
——孩子們駕駛

蘇聯現在又有四個大城，——列寧格勒，斯太林格勒，巴庫和卻里亞賓斯克——正在敷設着孩子們的鐵路，這些鐵路將和蘇聯其他地方的孩子鐵路完全一樣。

雖然這些鐵路叫做孩子鐵路，但是和那種遊戲用的玩具是截然不同的。這是真正的鐵路。他和普通鐵路的不同只不過是軌距較窄，每條路的全長不過幾公里而已。這些鐵路的各項技術配備與裝置與現代最新式的成年人的鐵路沒有兩樣，也有華麗的客車，並且所用的低汽壓力機車，也是流線型的呢！

管理這些鐵路的人都是些男女學生，年齡自十二歲至十七歲。他們被允許擔任這些工作——即使是其中最簡單的一項工作——都要先經過運輸工程師的檢定機關考驗。這嚴格的檢定理由很簡單，因為鐵路上

的乘客不是一些玩具，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少年，有時還有成年人。如故偶而有什麼疏忽，造成的結果決不是兒戲，而跟真正的列車相撞一模一樣。這些鐵路過去管理的記錄是值得稱讚的，十二年來，蘇聯兒童管理他們的鐵路，運送了幾百萬的旅客，從來沒有撞過車，或發生什麼其他的意外和不幸。

蘇聯的孩子鐵路現在共有十四條在運用。各路正線共長五十五公里，全部機車二十三輛，客車七十輛，修理機車車輛的車場八個。在這次大戰之前，這樣的鐵路共有二十條之多，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毀去了其中的七條。他們破壞這些小鐵路和破壞普通大鐵路一樣的徹底。在南頓內茲的孩子鐵路有一段是已經是電氣化了的。德寇把那裏小機車車輛都搬運了去。這些給納粹破壞了的孩子鐵路現在正進行修復，在威利

尼阿斯有三·六公里的路線已經修築完成了。

建設孩子鐵路的動機是孩子們自己偶爾想到的。蘇聯的學校和少年先鋒營使男女孩子們養成對應用技術的愛好，其中有著幾千個少年們的專門技術團體。當然有一些孩子對鐵路特別有興趣。在喬治亞省會梯里西的一個團體裏首先想到建設孩子們自己的狹軌鐵路。這個計劃在成年人之中獲得熱烈的贊助。隔了不久——在一九三五年夏季，第一條孩子的鐵路建築完成了。梯里西城的少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在「少年先鋒報」上發表。這樣的計劃便像野火一般的傳播了開來。而且預定的規模是如此其大，以至鐵道部不得不參與其事。其時鐵道部會撥專款來建築孩子鐵道，並且供應材料，人工以及機車等。當然囉，當時築路的是成年人，而且現在也還是的，而路線都不太長，大多是穿過兒童公園敷設的。這些鐵路車站的設計，有著最優秀的建築工程師參加。

關於這些鐵路的管理，除去一般的指點和教導以外，成年人絲毫不涉足其間。只在機車中經常有一位經驗豐富的機械工程師照看着而已。這些機械工程師通常是拿養老金的老工程師。他們差不多都老得連教練少年的工作都擔負不起的了。

至於鐵路的經營事務，從頭至尾完全由男女少年來管理。從車長以至站長全是少年人，他們在每星期中只有幾天值班二至三小時，——這樣才可給每一個急切要做事的孩子在鐵路上有服務的機會。

學校教師也和孩子們一樣，對孩子鐵路發生愛好——因為經驗告訴我們，那些管理鐵路的孩子都是行為端正讀書勤奮的學生。無疑的，這種信譽是要歸功於深印在這班孩子鐵路工作者身上的嚴整的紀律和責任感。如果不是這樣，無論哪條鐵路都不會管理得好的。

孩子鐵路敷設愈多，也愈發達，這是經驗增加和運輸工作一般進步的結果。在馬來亞果爾考夫斯卡亞的現代化的鐵路，是在前好幾年建築的，它比起在梯里西城的第一條孩子鐵路來，真是進步了不知多少。好像今日倫敦到愛丁堡的鐵路和昔日曼徹斯特到利物浦的鐵路相比一樣。這條果爾考夫斯卡亞鐵路雖然不是最長的一條——在路線長短上來說，遠東的黑龍江鐵路超過它兩公里，計長十三公里半——而在設備上說，卻是最完善的一條。這條路有機車兩架，舒適的客車十二輛，每輛有三十個客座。其車身構造全仿莫斯科地下鐵路的客車。

孩子鐵路的每一個車站有一座兩層樓的辦公室。月臺鋪着柏油，上面有寬大的風雨篷。在第一層樓有站長及其助手的辦公室，其次是旅客候車室，一個小吃櫃臺。一個衛生站，一間詢問收錢的小室。第二層樓有些為專門技術和學理研究用的房屋，一座無線電台，一間調度員辦公室，和一間陳列室，陳列供人追溯鐵路運輸發展的歷史文物。

自從第一條孩子鐵路敷設以來，技術部門已訓練出兩萬多少年鐵路從業人才，其中約有半數為女子。她們在任何情形下，在鐵路管理任何一項工作中，都表現出絲毫不遜於男孩子們。當高中畢業後，這些少年鐵路人員也同時離開孩子鐵路。但是其中很多人是永遠不離開鐵路的，他們繼續選擇管理鐵路為他們的終身職業，並考進鐵路學院，研究他們在孩子鐵路上已經開始學習過的專門技術。

蘇聯的青少年讀物

少年電機工程師

波士尼可夫著 符其珣譯 定價二元

飛機艇潛及其他

阿柏拉摩夫著 符其珣譯 一元一角

開明書店

開明少年三年週年紀念徵文



題材範圍：

我

你是怎樣長成的？你在怎樣的環境裏？你在念書呢還是在做事？你有些什麼經歷？你性格怎樣？你喜歡些什麼？你懷着什麼樣的希望？……這些都是寫作的好材料。一個人對自己一定知道得最清楚，因此你一定能夠寫成一篇很好的文字。

字數：三千以內

報酬：書券

四十萬至六十萬

收稿日期：

五月三十一日止

注：來稿均不退回，請勿附郵票。中選諸君有信通知，同時致送報酬。

離拜勒斯夫尼·榮萊斯基城不遠，靠近布魯多伏沼地的一個村子裏，住着兩個孤兒；他們的母親生病死了，父親戰死在前線上（蘇德戰爭）了。

我們的家和這兩個孤兒只隔着一棟房子，我們也像鄰居們一樣，盡我們所能的去幫助他們，他們是漂亮的少年。拉斯嘉好像一隻長腿的小金雞。她的頭髮既不暗也不亮，有金色的閃光；她臉上的雀斑大得好像一些小金幣，它們那麼多，多得佈滿了整個臉孔。只有她的小鼻子上沒有雀斑，鼻尖驕傲地翹着。

米特拉夏比他的姊姊小兩歲——剛剛十歲多一點。他身材矮小，但是很結實，前額很高，後腦勺很寬。他是一個耐勞而又倔強的少年。

「一個像模像樣的小男子，」學校裏的教師們都這樣稱呼他。



這個小男子也和他姊姊一樣長着雀斑，也同樣有着一隻沒有雀斑的，驕傲地向上翹起的小鼻子。

兩個孩子承繼了他們雙親的全部的農家財產：一座隔成兩間的木頭房子，一頭名叫「黎明」的母牛，一頭名叫「小姑娘」的小犏，一隻山羊，幾隻綿羊，一羣小雞，一隻名叫「裴加」的公雞，和一條名叫「山葵」的豬。

跟這些財產一道，兩個孩子也承繼了照顧這些家畜的麻煩。但是請想一想，這兩個孩子在戰爭的年头裏所要克服的種種困難吧！起初，像我已經說過的，他們的遠親和我們這些鄰居們都來幫助他們。但是沒有多久，等他們學會了自己照料一切的時候，他們馬上就生活得很不錯了。

這是兩個多麼聰明的孩子！他們儘可能參加村子裏的社會生活。在集體農場的田野裏，在草場上，在農家的院子裏，在集會上，或者是在農人們挖掘防禦坦克車的壕溝的地方，都能看見他們的驕傲的小鼻子。

我們雖然新近才來到這村子裏，我們却知道每一家人的事情。我們可以老實地說：沒有一家人能像我們這兩個可愛的小人兒那樣親密地生活和工作了。

拉斯嘉就像她過世的母親一樣，在太陽還沒上山以前，

第一次雞叫的時候就起身。她手裏拿着一根長長的樹枝，把牠寶貴的牛羊趕出去，然後急忙跑回家。她並不到牀上去。她把爐竈生起火來，削好洋芋，預備着午飯，並且忙着瑣瑣屑屑的家事，直到太陽落山。

米特拉夏跟他父親學會了做木器——大木桶，水桶，和洗東西的盆子。他有一個比他自己長一倍的鉋子，他用來鉋木板，然後用鐵箍或是竹箍把這些木板箍起來。孩子們有一頭母牛，可以靠她的奶過活，他們並不需要做桶和盆子到市場上去出賣，但是村子裏的人們需要——有的要一隻水桶，別一個要一隻酒桶，另外一個又要一隻醃胡瓜或菌子用的大桶，或是只要一隻栽花用的小木盆。

這孩子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他們也經常給他報酬。除了做桶匠的工作外，他還擔負起農場上一切男人的工作和爲村子服務的那些小事情。他出席一切的集會，努力去了解村裏正在進行的事，多半總能有些體會。

好在拉斯嘉比他弟弟大兩歲，一則他就會驕傲得了不得了，而他們之間的友愛就不會像現在一樣地融洽了。有時候，米特拉夏記起他父親從前會怎樣指使他母親，就想照樣去教訓他的姊姊。但是他姊姊並不認爲他嚴厲，只是站在一邊微笑。那小男子就開始咆哮起來，而結果總是皺皺鼻子說道：「你又那樣啦！」

「你爲什麼要那樣咆哮呢？」他的姊姊反駁道。
「你又那樣啦！」他生氣的弟弟說：「拉斯嘉，那是你

使我咆哮的。」

「不，那是你！」

「你又那樣啦！」

拉斯嘉看到把她兄弟惹惱了，就撫着他的後腦勺。當這女孩子的手一接觸到那寬廣的後腦勺的時候，他父親的那種急躁脾氣一會兒便在他的心中冷掉了。

是的，在戰爭期間，每個人的生活都很困難。孩子們也飽受煩惱和挫折。但是他們的友愛超過了一切阻礙，他們好好地過着日子。我們可以斷言，他們父母的逝世使他們倆更加親熱了。

2

俄國的酸紅莓果是很有益於健康的；它們夏天生長在沼地裏，到晚秋時候採摘。但是很少人知道那頂頂好的甜的紅莓果是埋在雪底下一直到春天的那一種。我們採集這些深紅色的春季的莓果，把它們同甜菜一道放在鍋裏煮熟，在喝茶時就拿這種果醬當作糖。我們嘗試之後，覺得這種果醬不錯，實在很好吃；酸味代替了糖的甜味，在熱天尤其是一種很好的飲料。用這些甜的紅莓果，可以製成一種涼粉，在煮熟之後，它們的汁液就可作爲一種清涼的飲料。按照俄國農民的說法，紅莓果是一種能治百病的藥物。

那個春天，樅樹林裏的雪一直積到四月底邊，靠近沼澤一帶比較暖和，那兒的雪已經融化了。米特拉夏和拉斯嘉聽

到了這個消息，便決定去採紅莓果。拉斯嘉在天亮前很久就餵好了自己的家畜。米特拉夏拿了他父親的圖拉地方造的雙筒槍，和給山雞的食餌；當然還有羅盤。他記得他的父親到森林裏去沒有一次不帶着羅盤的。米特拉夏往往很奇怪爲什麼要帶着它。

「你一生在森林裏遊蕩，你對它熟悉得像你的手掌一樣，你爲什麼還要帶着那隻羅盤針呢？」他常常這樣問他的父親。

「你知道，米特拉夏，」他父親就這樣回答道，「在森林裏面，這個羅盤針對於你就像一位慈愛的母親一樣；有時天上佈滿了烏雲，你不能靠太陽找到方向；你努力去猜想，便會迷了路，很容易挨餓。於是你望一望你的羅盤針，它便會告訴你回家的道路，到了家他們便會拿東西給你吃。這個羅盤針比任何朋友都忠實；一個朋友可能欺騙你，但是羅盤針呢——決不會，無論你高興把它轉到哪一面，它永遠指着北方。」

米特拉夏望着這個奇怪的用具，把它關上，免得他在路上走的時候指針會擱動。他像他父親一樣，裹上綁腿，穿上長統靴，再戴上一頂舊得連帽邊都折成了兩層的帽子——上面有皮子的一層高高地聳起，下面那一層差不多垂到了他的鼻子上。他又穿上他父親的舊上衣，那當初是用很好的，自己織的料子製成的，如今却破成一片片的了。這孩子就利用一根闊帶子在腰間把這些破片束起來，他父親的這件上衣給他

作成了一件直拖到腳跟的外套。這獵人的兒子插了一把斧頭在腰帶裏，把裝着羅盤的口袋搭在右肩上，這就會使鳥兒和野獸們都害怕啦。

拉斯嘉也準備同去，她用長毛巾把一隻大籃子擱在肩背後。

「要那條毛巾作什麼呢？」米特拉夏問道。

「你還記得母親常常怎樣的去採菌子嗎？」拉斯嘉回答說。

「採菌子嗎？你懂得真多！你採了很多菌子，於是你的籃子就會變得很重，毛巾就會陷到你的肩膀裏去。」

「也許我們會採到更多的紅莓果呢。」

米特拉夏要像往常一樣衝口說出：「你又那樣啦」那句話時，他就想起他父親出去打仗之前告訴他的關於紅莓果的話。

米特拉夏向他姊姊說：「你記得父親告訴我們關於紅莓果的話的時候，他說森林裏有一個『最好的地方』。」

「我記得他講的話，他說他知道一個地方，那兒紅莓果結得特別多，它們簡直會掉到你的圍裙裏來。但我不記得他講過『最好的地方』。我只記得他警告過我們說有一個壞地方，就是那『使人迷失的葉朗』。」

「就是它，他說的那個最好的地方，就靠近那個『葉

『葉朗』是沼澤中間的深洞，就像冰上的洞一樣危險。

朗」，米特拉夏說道：「父親說：你走到高嶺，再向北走，在穿過了『喧鬧的松林』再向北去：在那裏你就會看見那個『最好的地方』了，那兒結着一大堆紅莓果，紅得像血一樣，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到那『最好的地方』去過呢。」

米特拉夏這樣講着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門口。拉斯嘉記起她前一天剩得有一些煮熟了的洋芋。她全忘了那個『最好的地方』，顛着腳尖走到窺突前把洋芋倒進籃子裏。

「或許我們會迷路呢，」她想。「我們有足够的麵包，又有一瓶牛奶，但是這些洋芋帶在身邊也許會有用的。」

米特拉夏以爲他姊姊還在他後面，仍然往下講那個驚人的地方，說他們當真要經過那著名的「使人迷失的葉朗」

就是那許多人和牛馬都會在那兒失蹤的地方。

「你所說的那個『最好的地方』是什麼呀？」拉斯嘉問。

「那末我講的話你一點也沒有聽見了，」米特拉夏叫道。於是他又嘮嘮叨叨地，把從父親那兒聽來的關於長着無數甜紅莓果的那個神祕的地方的故事整個再講了一遍。

3

我們常常在那兒迷路的那個布魯多伏沼澤也像一切沼地一樣，是從一帶雜亂的，難以穿過的柳樹和赤楊樹叢開始的。第一個手持利斧穿過這沼澤邊上的灌木林的人，就給其他的人們砍出了一條路來。後來由於人類的腳的踐踏，泥土陷下去，小路變成一條溝，水就沿着它流過去。

孩子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沒有費太多的麻煩，就走過了這個沼澤邊的矮樹林。前面已不再有什麼叢林擋住他們的視線，孩子們看見了布魯多伏沼澤，在黎明的第一線曙光裏伸展開去，看起來像是一片無邊的大海。事實上布魯多伏沼澤正是古時候一個大海的海底。跟大海裏有島嶼，沙漠裏有綠洲一樣，在沼澤中便有小丘。在我們的布魯多伏沼地裏，這些沙丘上長滿了樅樹和松樹，因此叫做松林丘。孩子們走過最初的沼地，爬上了第一處稱爲高嶺的松林丘。他們在早晨的灰暗的天光裏，已經可以隱約看見「喧鬧的松林」了。

在沒有到達「喧鬧的松林」之前，他們最先在小路旁邊看見了一些紅莓果。採紅莓果的人們就把它們放進嘴裏去。誰要是從沒有嚐過秋天的紅莓果，那末一嚐到春天的紅莓果，就會酸得透不過氣來。這兩個鄉村裏的孤兒是很熟悉秋天的紅莓果的，他們把這春天的紅莓果放進嘴裏的時候，兩個都叫道：

「它們多甜呵！」

「喧鬧的松林」向孩子們展開了一條寬闊的路，當現在四月裏，這條路上仍然蓋滿着深綠色的覆盆似的葉子。在隔年的綠葉叢中，春天的花兒已經這裏那裏地探出頭來，有精緻的白色的雪球花，和小小的紫色的甜香的狼瑞香花。

「它們多香呀，」米特拉夏說，「摘下一朵狼瑞香花來看。」

拉斯嘉想摘斷狼瑞香花的莖幹，但是沒有成功。

「它們爲什麼叫做『狼』瑞香花呢？」她問道。

「父親說獵用它們來編籃子呢。」弟弟帶笑回答。

「難道這兒真的有狼嗎？」

「當然有！父親說，那隻可怕的老狼『灰地主』常常在這地方出沒。」

「呵，是啦，就是在戰前殺死我們羊兒的那一隻狼。」

「是的，父親說，灰地主有一個巢穴在乾河上的枯葉叢中。」

「他會在我們後面跟上來嗎？」

「讓他試試看！」那戴着雙邊帽的小獵人說。

孩子們講着話，天愈來愈亮了。「喧鬧的松林」裏面充滿了鳥兒們的歌聲和野獸們的叫聲。他們並不是都在樹林裏面，但是從潮濕陰暗的沼地裏發出的的一切聲音都集中到這兒來，松樹和共鳴的乾樹便發出回聲。

可憐的鳥獸們，他們顯然是辛苦地想表現一種他們共同的語言！甚至連拉斯嘉和米特拉夏兩個平凡的孩子，都明白他們在努力。他們都想講出一句驚人的話來。

他們看見一隻鳥兒站在樹枝上唱歌，每一根羽毛都因爲激動而顫抖起來。但即使這樣，鳥兒們還是說不出我們所謂的話，所以他們只得唱着，叫着，唧唧着。

「泰克——泰克！」隱約地可以聽見一隻大松雞在黑暗的森林裏叫着。

「希瓦克——希瓦克！」這是一隻雄野鴨飛過小河時候

的叫聲。

「嗚——嗚！」湖上的野鴨回答着。

「咕——咕——咕！」白樺樹上的紅知更雀噓噓着。

一隻灰色的山鵝，帶着她的扁平的縫衣針似的長嘴，像野羊似地叫着飛過天空。沙禽在叫着「活呀，活呀！」一鵝鵝在什麼地方啼，鵝鵝像一個嘲笑人的女巫一樣地哈哈大笑着。

我們獵人們從小就熟悉這些聲音，我們能够一一辨別它們，當我們聽到它們，並且知道鳥獸們怎樣辛苦地想講出而又講不出的話，我們心裏很高興。因此當我們在早春破曉的時分在森林裏聽到他們的叫聲時，我們就會像對人講話似的對他們說：

「你們好！」

於是他們好像也更加快樂了，他們好像也懂得了從人們口中向他們飛出去的奇怪的話語。

他們用叫聲來回答，他們高聲地笑，嗚嗚地叫，發出「希瓦克——希瓦克」和「泰克——泰克」的聲音，努力用他們的各種聲音來回答我們：

「你們好！你們好！你們好！」

但是在這一片聲音裏面，有一種和別的截然不同。

「你聽見那個聲音嗎？」米特拉夏問道。

「怎麼沒聽見！我早就聽見那個聲音了，它使我害怕。」拉斯嘉答道。

「沒甚麼可以害怕的。父親告訴我沒有什麼可怕。他說野兔在春天裏就是那樣叫的。」

「爲什麼那樣叫呢？」

「父親說，那是野兔先生在說：『您好，野兔太太！』」

「那奇怪的『烏赫，烏赫』的是什麼叫聲？」

「父親說，那是鷺鷥，那個水裏的蟲東西在叫。」

「他爲什麼『烏赫，烏赫』的？」

「父親說，他也有一個妻子，那是他用他的語言在向她說：『鷺鷥太太，你好呵！』」

突然間，空氣清新起來，充滿了生機，大地好像被洗過一樣，天空更光明地照耀着；森林裏一切樹木上的綠芽和樹皮都透着香氣。這時候，有一種特別的勝利的叫喊聲透出來，飛揚起來，遮沒了沼地裏的一切喧嘩，就像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在和諧一致地叫着：

「勝利，勝利！」

「那是什麼聲音呀？」被這個聲音激動得快活起來了的拉斯嘉問道。

「父親說，鷺鷥們就是像那樣迎接日出的。你瞧，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但是這兩個採紅莓果的人下山向大沼澤走過去的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迎接太陽的勝利的歡呼，在這兒還沒有開始。夜間的霧氣，仍然像一張灰色毛毯似的掛在發育不全的小樺樹和小樺樹上，堵住了「喧鬧的松林」裏而迷人的交響

樂。這裏唯一的聲音，是一種可怕的單調的嗥叫。

拉斯嘉冷得發抖；沼地裏的潮濕和腐朽的臭氣刺激着她的鼻孔。這隻長腿小金雞覺得自己很衰弱，就慘而臨了不可逃避的死亡一樣。

「那是什麼呀，米特拉夏，」她問道，「在遠處可怕地嗥叫着的是什麼？」

「父親告訴過我乾河上的狼羣就是那樣嗥叫的；我想現在這是灰地主在叫。父親說，乾河上的狼都被打死了，只有灰地主，他們無法打死。」

「他這時候爲什麼要這樣可怕地嗥叫呢？」

「父親說，狼在春天嗥叫，因爲他們沒有東西可吃。灰地主獨自一個被留下來，所以牠就要嗥叫啦。」

沼地的濕氣透入肌骨，使這兩個少年冷得發抖。他們躊躇着不要再向泥濘而又危險的沼地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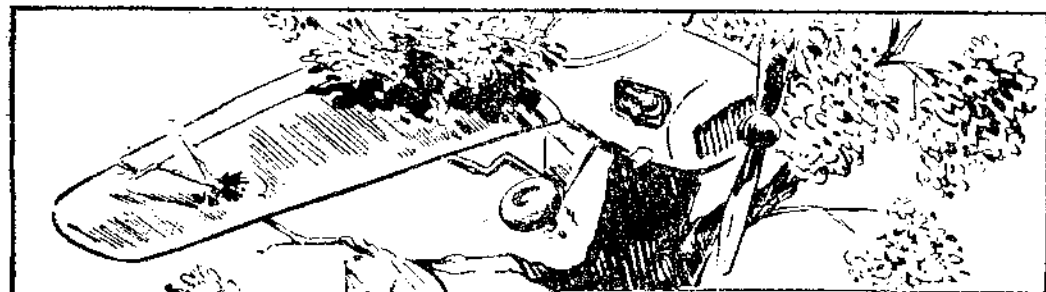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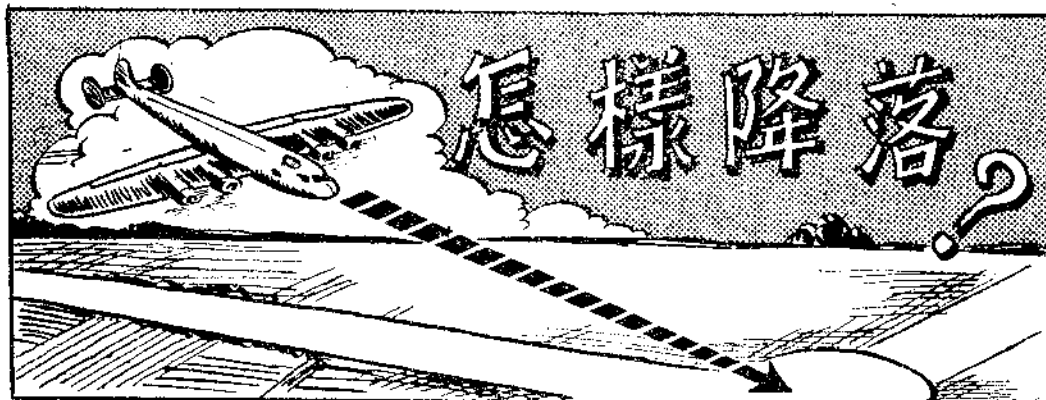
「我們向哪兒走呢？」拉斯嘉問道。

米特拉夏取出他的羅盤，找出了北方，指着一條通向北方的隱約可見的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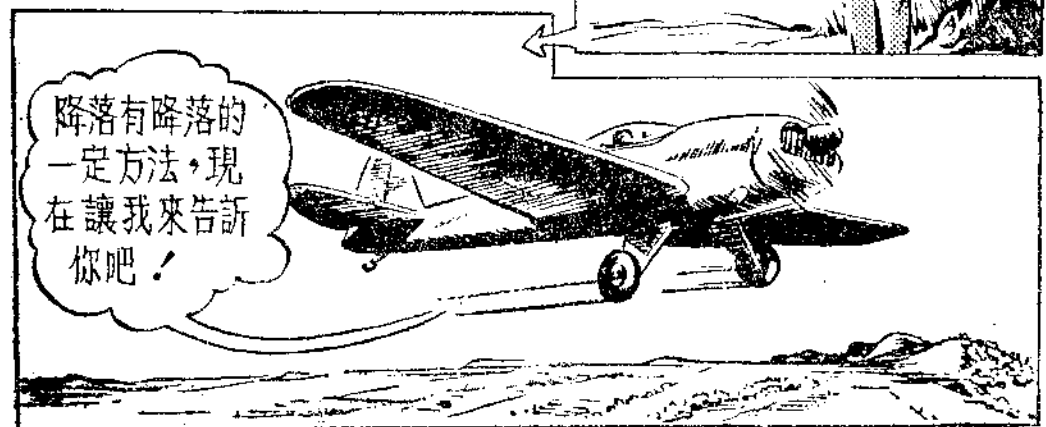
「我們要沿着那條小路向北走。」他說。

「不，」拉斯嘉答道。「我們要沿着那條人人都走的大路走。你可記得父親講過的那個『迷人的葉朗』的那個可怕的地方？許多人和牛羊都在那兒不見了。米特拉夏，我們別走那條路。人人都走那另一條路，這就是說，紅莓果一定是長在那裏的。」

(下接第六十八面)



我正在降落，
可是我恐怕到不了
降落地，所以稍稍
延長滑翔的時間，
結果就……



要安全降落必須先知道滑翔!!!

在正常滑翔時
空速指示器指出
空速始終不變

看好四周，關上油門，機
首即略向下垂，把駕駛桿
向後拉，恰好使飛機以常速
飛行。這稱為**正常滑翔**！我們這飛機
的正常滑翔速率是每小時
60哩。

這時若把駕駛桿稍
稍推向前方，就可使空速漸漸
增加。我們是在俯衝了。我們
將來不及飛到降落地！

空速保持
每小時60哩。

俯衝

空速逐漸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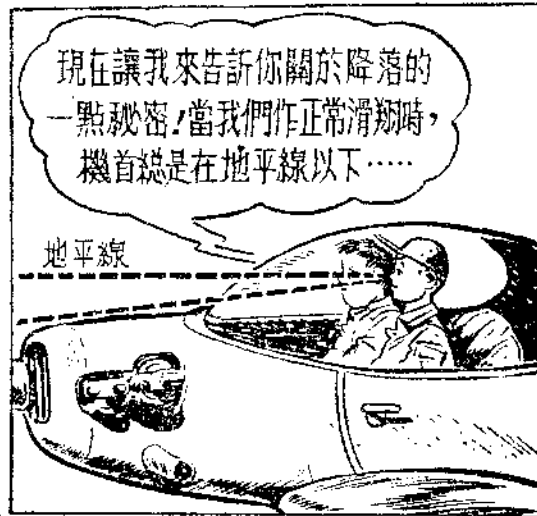
我們將要
降落
在這裏，
卻並不降落在
預定的地點。

那末我們若延長滑翔
的距離便怎樣呢？
你把駕駛桿一直向後拉，於是空速大減，
飛機下沉，結果依舊到不了降落地點，
甚至於會造成失速而掉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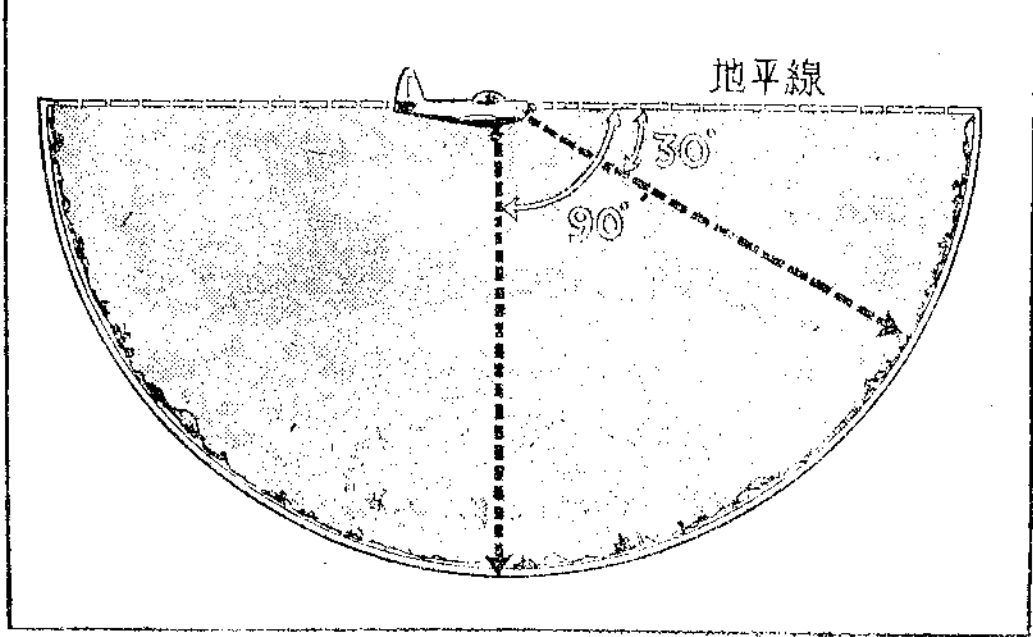
空速保持
每小時60哩。在這裏

失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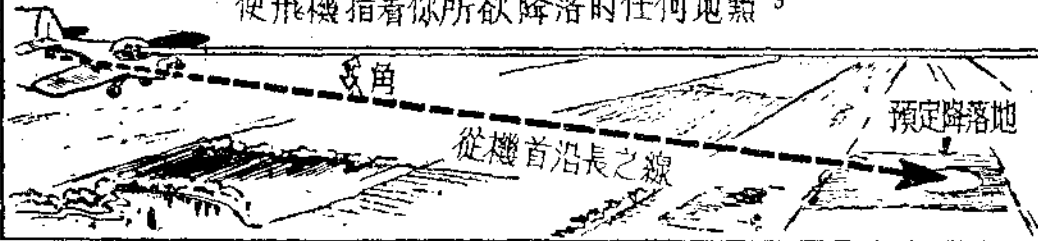
空速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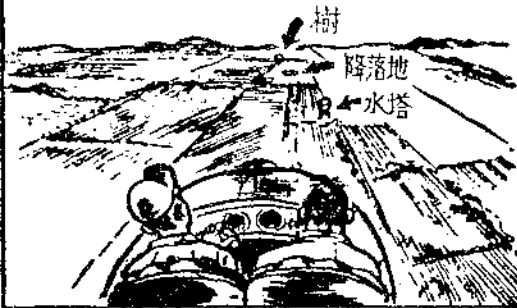
現在你向四周望開去，你將見你的飛機好像飛行在一隻碗裏，在飛機的直下方是碗的中心。你可以把地平線作為一邊，對基地的視線作為另一邊，而測量其間的角度。在我們直下的地方是 90° ，那邊的高房子大約是 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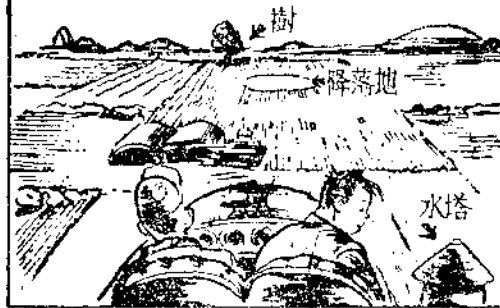
我們的飛機將要降落在機首所針對着的地點。試假想通過飛機引一條直線，通到降落地點。你只要保持機首與地平線間的角度，你就可以使飛機指着你所欲降落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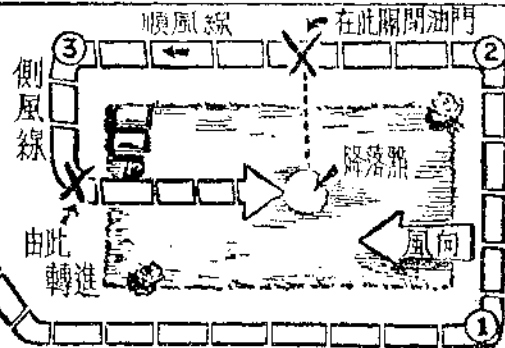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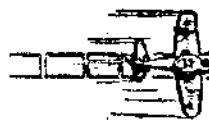
當你繼續滑翔時，只有你所欲降落的地點，不上下移動！看好地平線下面的那株樹，跟機首前的水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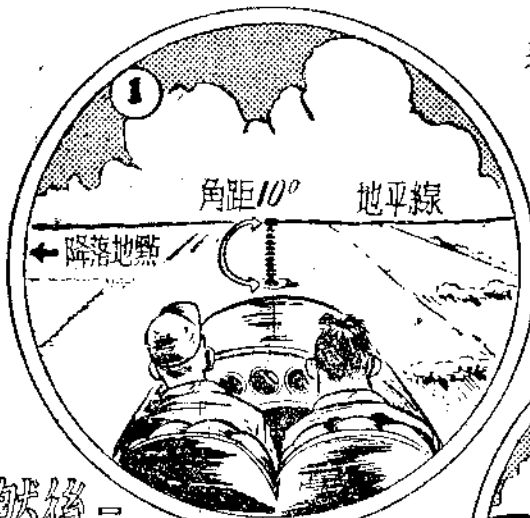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已漸近機場了……看好！那株樹已經在地平線以上了，而那個水塔似乎愈來愈低了！但是那個降落地點似乎並沒有動，尤其是在原來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實行降落了。這是降落前的飛行路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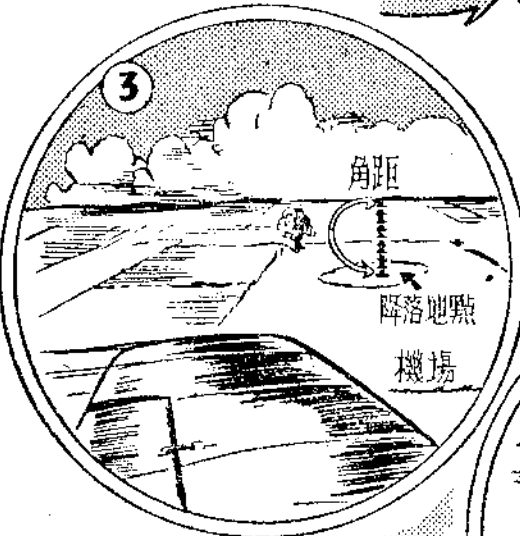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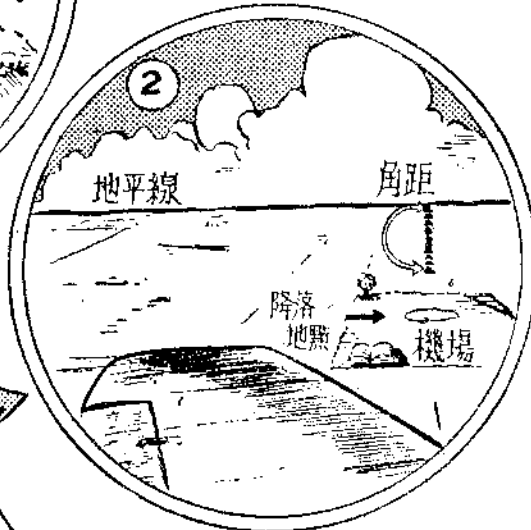
我們的高度是500呎。我們向右作 90° 轉向，沿着機場飛行，到①處再向左作 90° 轉向，到②處再向左作 90° 轉向。現在我們已在順風航線中了，在經過降落地點時，就立即關上油門，作正常滑翔。到了機場邊端，再在③處再向左作 90° 轉向，進入側風航線。於是到了適當位置，就轉進機場，實行降落！降落的主要秘密就在決定從側風線轉進入機場的適當時間！現在請看我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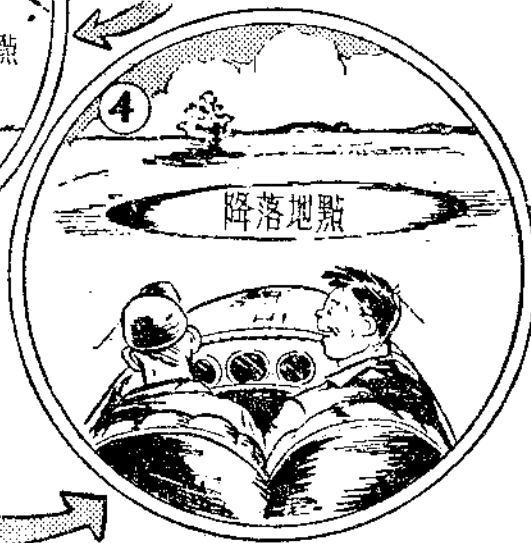
看好！我們是在側風線上，我們的降落地點是在飛機的左側。認定地平線與機頭所對的地面上似乎不動的一點間的角距。

然後——

看着左方的降落地點，當飛機接近地面時，你將見這預定的降落地點似乎在逐漸昇到地平線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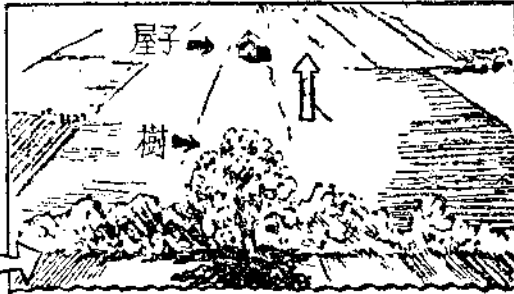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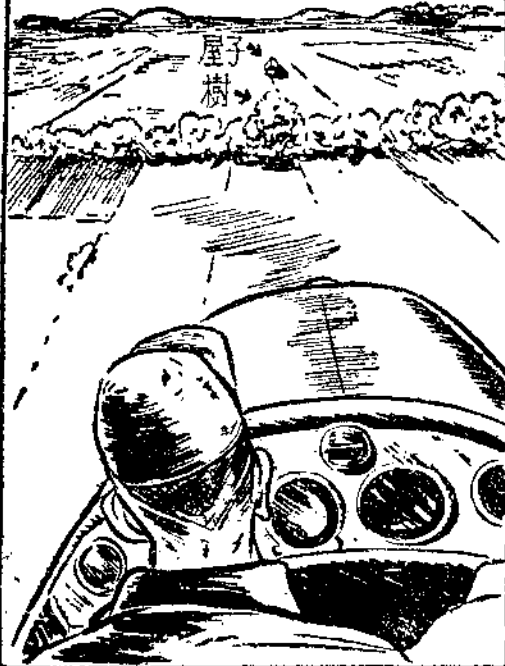


注意 當降落地點對地平線間的角距到了適當的大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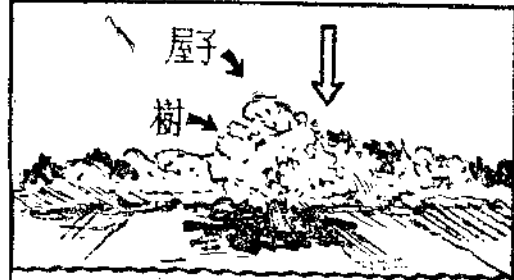


就立即向左作 90° 轉向，正對着降落地點。這樣你就剛好降落在預定的地點了！！
(若是有風，應把風速計算在內)

此外我還要告訴你，怎樣決定我們能不能滑翔過當前的各種障礙物，像樹木之類。假定我們現在正在滑翔着，試看我們能不能滑翔過那株大樹，先看好大樹上方的那所屋子。



如果那屋子愈來愈高，而屋子與樹木間的距離愈大，那就一定能滑翔過去。



但是，如果那屋子愈來愈低，而屋子與樹木間的距離愈小，那就一定不能滑翔過去，要發生碰撞的危險了。這也是要小心記住的。



園花的上地·星星的上天

金星

地球的生姊妹

近兩個月來，逢着天氣晴朗的傍晚，你向西邊的天空望，有一顆金剛鑽似的光輝的明星，最先出現在蒼茫的暮色中，那就是地球的孿生姊妹——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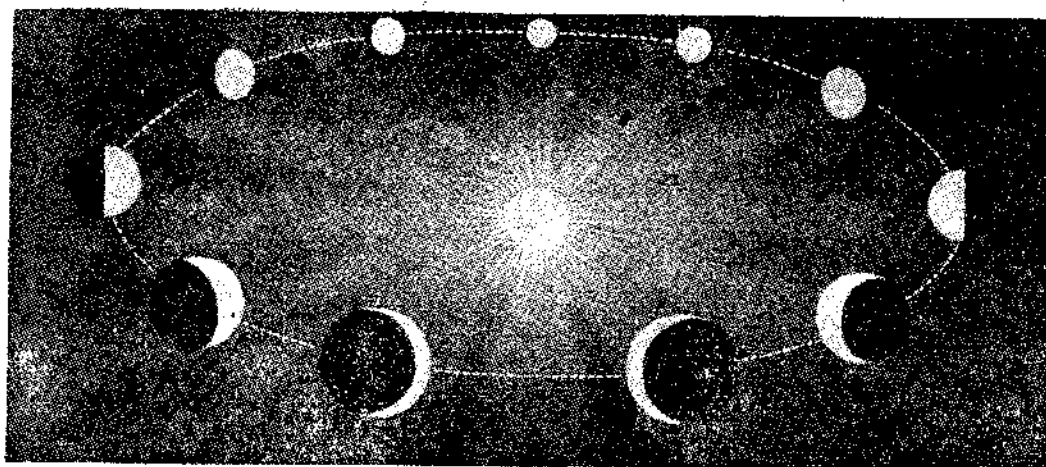
金星是我們肉眼所能看到的五顆行星中最美麗的一顆。它那青白色的光輝非常堅定，不像空中大多數的星星那樣閃閃雲霧的。它也是我們所看到的最亮的星。除了太陽月亮，就算到它了。在有些沒有月亮 漆黑的夜裏，它的光能照出物體的影子。民國二十五年夏天，太陽還沒下山，它就在天空出現了。除了月亮，能跟太陽同時在天空出現的，也只有它。

金星也叫做太白星，又叫做長庚星。據說，唐朝的大詩人李白生下來時候，他母親夢見長庚星，因此給他取了這樣個名詞。在舊小說上，太白星也是很常見的一位神，他是個精神矍鑠的老頭兒。西洋人卻把金星當作女神「維娜絲」。「維娜絲」是美神，是愛神。他們覺得，金星的光輝正像一個可愛的嫵媚的女子。

金星在他的姊妹——九大行星——中，最



像我們地球，也最近我們地球。它比地球稍微小一點兒，跟所有的行星一樣，也繞着太陽轉圈子。它跑在地球裏圈，離太陽六千七百萬哩，轉的圈子比地球轉的約小三分之一（地球離太陽九千三百萬哩）。它又跑得比地球稍稍快一點。因此它繞太陽轉一圈，還不足二百二十五天。每隔不到兩年，他就追過地球一次。這兩天金星正快要追上地球了。我們在地球上，就看到它離太陽一天近似一天——這就是說，它落下西方地平線的時間一天早似一天了。等它追過了地球，在地球上的我們看去，它就走在太陽前面。那時候，我們不能再在西方看到它，而是在清早，太陽上山之前的東方看到它。今年八月以後，你早晨起牀，就可以看到金星在黎明前照耀着東方的天空。許多人早上看到它時，以為它是另



一顆星，把它叫做「啓明星」。西洋人也把它當作兩顆不同星——「昏星」與「晨星」。可是這個錯誤，希臘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在公元前六世紀就發覺了。

金星跟地球一樣，自己也不能發光。它那美麗的光輝，全是他所反射的太陽的光。因此它也是半面亮半面暗的。又因為它跑在地球的裏面，我們用望遠鏡觀察，就可以看到它跟月亮一樣，有時圓，有時缺。它圓的時

候，就是太陽和地球在它同一邊的時候；那時候也正是離我們最遠的時候（這距離是地球和金星離太陽的距離的和），因為距離把光度減弱了，我們並不覺得它最亮。等金星漸漸追上地球，我們看它一天比一天亮起來，實際上它像陰曆月半以後的月亮一樣，漸漸的缺了。等到快追上地球時，它就最光亮，從望遠鏡裏看，它正像一鉤新月。再以後它的光輝又漸漸減弱了，對着地球的，大部分是背着太陽的半面。離我們最近就在它追上地球的時候，可是對着我們的正是黑暗的半面，我們反而什麼也看不見了。本月十八日正是它最亮的一晚。

金星雖然亮，雖然離我們最近，可是我們對金星上面的情形，卻知道得非常少。我們最熟悉的行星卻是火星。我們知道火星上也有四季的變化，火星上的一天比地球上的長半點多鐘。用望遠鏡可以看到火星面上一塊白，一塊紅，一塊綠的，又有着一條一條的直線條紋，有人以為那些直線條紋是運河，因此想象火星上一定住得有人類更進步的動物。最近又有位蘇聯的天文家認定火星上至少有植物。可是對金星，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因為濃厚的雲層把金星整個裹住了。在望遠鏡中，我們只能看見在金星的雲層中間

隱約有些黑色的條紋，那或許是金星表面的山嶺的影子。金星上的雲層非常奇怪，不像地球上的雲那樣是凝結的水汽。有些天文家說，這是固體的二氧化碳的粒子，另一些說，這是甲醛（電木的原料）的粒子。可是至今沒有一個決斷。甲醛是有毒的，二氧化碳會使動物窒息，不論這雲是甲醛還是二氧化碳，金星上決不會像地球和火星那樣有生物存在。並且，天文學家在金星上的雲層中還沒有找到生物所必須的水、氧。不過也很難斷定金星上絕對沒有水和氧，水和氧也許在濃雲下面貼近金星表面的下層空氣中。

因為金星裹在雲層裏面，我們也就不知道金星上有沒有日和夜的變化。有人說金星跟水星一樣，老是把半面對着太陽。那情形就非常可怕了。以水星來說吧，因為沒有日夜的調節，它對着太陽的半面熱得鉛都會融化，而背着太陽的半面又冷得什麼氣體都成爲液態了。可是也有人說，金星不到二十四小時便自己旋一個轉身。那末它日夜的變化也跟地球上相仿。至於季節的變化，那就更不得而知了。只知道它雲層的外層溫度很底。

要是金星上有水，有氧，有着日和夜的變化。那末金星便是地球以外的最適宜於生物生存的世界了。

可是像我們在地球上的人，看慣了晴朗的天空，到了金星上看雲滿鋪着雲的天空，一定會覺得悶氣。在金星上除了乘飛機飛出雲層以外，不能看到太陽和別的星星。要是真能在金星的雲層以外飛行，那末所看到的最亮的星便是我們的地球，它的光比我們所看到的金星還亮上六倍，是青白色的，比我們看到的金星更加美麗。有位英國詩人會寫過這樣一首詩：

「假如我是金星的居民，
地球將成爲最明亮的晚星。
我絕對想不到那寧靜的光點上，
有着貪婪，欺騙，屠殺，戰爭。
我看到的只是美麗的光輝，
怎能不求神，讓我在這光明的世界上降生。」

開明青
年叢書

星空的巡禮

皮脫著 王幼子譯 一元四角

本書各方面都有說到，但並不和普通的入門書相重複。不做初學的人可以讀，已經涉獵過一些天文學的也應該讀，書中附有插圖十餘幅，可以增加興趣。

開明書店

荷蘭的風畫景

孫平

這一期封面上的「水磨坊」是荷蘭的一幅風景畫，作者的名字叫荷白馬。關於他的生平史蹟已經很難查考了，只知道他原本住在阿姆司特丹城裏，和另一位荷蘭畫家累姆布朗特的住宅相距不遠，他三十歲時結婚，有四個兒子，生活過得很艱苦，一七〇九年，死於窮困的境況下。

荷白馬工作的時候，就住在一個偏僻的鄉下。原來在那個地方，有一個紅屋頂的水磨坊，築在一片綠色的原野上，顯得非常美麗，水磨坊裏噴出來的泉水衝擊着，鳴奏出幽靜的音樂，那微拂的風，飄浮的雲，好像是這樂曲的和聲。這一幅有詩意，有音律的天然圖畫，使荷白馬決心要把它反映到畫布上。

荷白馬對鄉間的景物平時就很細心很精密的觀察。譬如，氣候的轉換，土地性質，水的流動，雲的變幻，每一樣物體上色彩的亮度和透明性，以及在水中的倒影，樹的生長，草的枯榮，他都觀察得很精密。

荷白馬的記憶力很強，他不像近代的畫家，要帶着畫箱到鄉下去旅行，坐在三角橋上，對着原野中的目的物，閉上了半隻眼睛，看一眼，描一筆。他是根據平時習慣的觀察，憑記憶作畫。最多對有些易於消逝的景色，畫一些速寫，帶回到畫室裏去，作為資料。他作畫的時候，先小心地計劃着把記憶中的情景，構成一個美麗畫面的大體輪廓，譬如水磨坊應該佈在哪個地位，怎樣佈置那幾棵大樹才能和水磨坊兩相對稱，如何製成一個幽暗的色調把透明性的和帶有動律的噴流襯托出來，他根據着透視學的原理，計算着把大樹作為近景，把水磨坊作為中間，那些隨風飄舞的小樹叢作為遠景，以雲塊作為背景，讓近景和遠景把紅色的水磨坊襯托出來，使這個建築物有堅實的立體感，同時使旁邊那兩株用曲線條所構成的小樹，顯得格外優美。他這樣根據着構圖學、透視學、色彩學的原理，和他生活中對自然觀察的豐富經驗，細心的揣摩，完成了這期封面上的這幅畫。



像荷白馬風格相同的風景畫家，在荷蘭很多。上面的一幅「麥田」就是另一個風景畫家羅一特爾的作品。羅一特兒和荷白馬一樣，也是一個寂寞而不幸的人，他到七十歲還是從事銅刻和繪畫，一六八二年死於茅舍中。他的風景畫樸素而陰鬱，畫面上從沒有過明期的色調，也從沒有描寫過光明的世界，總是懷抱着一顆陰鬱的靈魂。

荷蘭是風景畫的發源地。荷蘭在歐洲北海沿岸，他全國是幾個島嶼。地勢很低，氣候有無窮變化，靠着他們人的力量，與北海裏無情的風浪鬪爭，從海洋裏奪得了許多灘地，經過了偉大人工的改造和耕耘，變成了肥沃的田園。他們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使一片荒蕪地，變成了金色的原野，荷蘭畫家熱愛他們從辛苦中爭取來的土地，所以把那些純樸幽靜的風景作成畫幅。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是沒有純粹的風景畫。那時候圖畫多半用作宣傳基督教的工具，文藝復興期的畫家達·文西（本誌二十九期曾介紹過他）只用風景作過名畫「莫娜莉莎像」的背景而已。直到十七世紀，荷蘭掙脫了西班牙的羈絆，同時荷蘭的資產階層發達了起來，一般市民生活過得還算平靜，於是要求着生活的美化，在他們小巧的室內，需要掛幾幅裝飾的圖畫，或者點綴幾幅描

好地方

大純

最近，新的歌不斷的湧來，看這兒這首小歌吧，它充滿了熱情，像是睜大着的光亮的眼睛，熱切的期望着——那多麼美好的好地方。作者在曲子的頭上給我們提醒：歡樂，流暢，希望地，快。在這裏我們找出一個結論——這是有熱力的一支歌，我們必需依着這樣的情緒來唱這支歌。

這支曲子上註得有許多「輕」，「次強」，「強」，「更強」的記號，這些個記號是爲了幫助我們來唱。我們必須仔細的依照着，唱得很準確。

我們直接了當的來開始唱吧，「茲」的拍子是第一拍比第二拍強的，在中間有許多註有「>」的音符，我們要格外的唱響點。中間還有兩種記號「○」和「()」，「○」的意思是把原來的音符唱長一倍的時間，「()」是常出現在兩個音符上面，而兩個音符下面往往只有一個字，通常唱的時候，前一個音唱響點，後面的音緊緊連上去，不要使它有間斷，可是一唱到第二音時，讓它很短的來個頓音。

現在我們真的可以開始了：

這支歌可以分成兩個段落，前面四句是全部描寫農民的勞動的，

寫自然的小品，這也是荷蘭國風景畫發達的原因。

不過荷蘭是一個君主立憲國，究竟祇有那些資產階層才過着舒服的物質生活，他們國內的藝術家卻都死於貧困的逼迫。因爲在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下，生活逼着他們，他們不得不把藝術品當作了裝飾用的「商品」出賣，藝術家因此就變成了商品的製造者，他們就免不了悲慘的命運了。

在我們目前這個混亂的時代中，千百萬人民，肌餓和災難中掙扎，誰都沒有心情來玩賞這種純粹的風景畫了。將來要是人民的生活能過得和平康樂，風景畫一定仍舊會被大眾所歡迎的。



A 調 3/4

歡樂·流暢·希望地·快·

山那邊的好地方

普 薩 曲

^弱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underline{\underline{2\dot{5}0}}$ | $\underline{\underline{2\dot{1}}}$ $\underline{\underline{6\dot{5}}}$ | $\underline{\underline{6\dot{2}}}$ $\underline{\underline{6\dot{5}}}$ | $\underline{\underline{5\dot{3}}}$ $\underline{\underline{2\dot{0}}}$ | $\underline{\underline{5\dot{5}}}$ $\underline{\underline{\#4\dot{5}}}$ | $\underline{\underline{6\dot{2}}}$ $\underline{\underline{5\dot{6}}}$ |

山那邊的好地方。一片稻田黃又黃，大家唱歌來耕地叻，

^{很強}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underline{\underline{\#1\dot{2}}}$ | 3 | 1 | 2 — | $\underline{\underline{5\dot{3}}}$ $\underline{\underline{5\dot{6}}}$ | $\underline{\underline{2\dot{1}}}$ $\underline{\underline{6\dot{0}}}$ | $\underline{\underline{6\dot{2}}}$ $\underline{\underline{2\dot{6}}}$ |

萬担谷子堆滿倉。大鯉魚呀滿池塘，織青布

^{很強} $\underline{\underline{5\dot{4}}}$ $\underline{\underline{5\dot{0}}}$ |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 $\underline{\underline{6\dot{6}}}$ | 5 3 |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underline{\underline{1\dot{6}}}$ | $\underline{\underline{2\dot{2}}}$ — ||

做衣裳，年年不會鬧飢荒！

後面的兩句卻描寫豐收之後農民愉快的生活，最後一句是一個總結。曲子也是根據這個情形譜成的。我們唱的時候，只要配合了樂曲的情緒，就可以完整的表達歌詞了。

最後，我們要盡量我們可以演唱機會把這支歌傳播開來，讓更多的人都會唱它，讓更多人都唱得很好。

(上接第三面：「全國運動大會開幕」)

都表現了羣體的和諧，動作由軍樂指揮，和過去看慣了的呆板的「一二三四」大不相同。這場大會操是開幕禮的末一個節目，也是最精彩的一個節目。

在今天的場合裏，十萬多人聚在一起，無論是場裏的運動員，還是看臺上的觀眾，大家都懷着純真的心情來到這裏。白鴿拖着綠帶在軍樂聲中飛翔；飛機上撒下的不是炸彈，而是傳單；場子裏有海陸空軍的代表，他們不是來作戰，而是和人民一起競技；警察憲兵到處都有，他們不是來彈壓，而是在維持秩序；各報的全運動特刊上沒有戰事新聞，有的是清一色的體育消息；……好像和現實的苦難暫時隔離了，這倒反叫人興起無限的感慨。要什麼時候，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裏也能充滿了和平，寧靜，和愉快？那時候，這樣的盛會將有更多的人參加，大家的情緒也將更熱烈，更奔放吧！



一歲的小鹿

文士

「一歲的小鹿」是英國女作家蕾玲的長篇小說。曾得過普理茲獎金。最近映的電影「鹿苑長春」，就是根據這本小說改編的。可是我國還沒有這書的譯本。這兒所載的是與邊主要的一部分故事。

1

四月的下午，到處閃耀着陽光。一大羣野蜂聚在門口那棵盛開着的櫻桃樹上。傑弟停下了鋤頭擡起頭來，看着那些嗡嗡的野蜂。他想，跟着這一羣黃黑色的小東西，他一定能找到一個蜂窩，滿滿一蜂窩的蜜。那比鋤幾下地上算多了。他於是放下了鋤頭，跑出籬笆去。

天氣太可愛了。傑弟一路走着，覺得脚步非常輕快，永遠不會累似的。各種花都開得挺盛的。他忽然想不通起來：松樹只長在林子裏，木蘭只長在水邊上，而雞呀，馬呀，驢子呀，卻到處都有。後來他又自己解釋說：「那是它們不會走動的緣故。」

他上了坡又下了坡，穿過一片沙地，突然看到前邊是一段小溪。溪邊上長着木蘭和白楊，真是個可愛的，祕密的好地方。他覺得很熱，就捲起了褲腳把兩隻腳插進水裏。水冰冷澈骨，一會兒，他覺得皮膚發

起燒來。

水聲音很好聽。樹上有隻鴿子受了驚飛開了。「我不是浣熊，我不會傷害你的。」傑弟說。

風微微的吹，太陽已經偏西了。傑弟想到做一個小水車玩。他走上岸，用刀子割了一些樹枝做成架子，摘幾片葉子做成輪子，把它架在水中央。水流着，葉子就上呀下的轉個不停。傑弟伏在岸上看着，看着，懶洋洋的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他覺得好像到了另外的一個世界中——好像仍舊在夢裏。太陽已經落山了，樹木的影子和穿過村子的光全沒有了。四周都是灰色的晚霧，霧已經打濕了他的身體。他想不到該是什麼時候了，媽一定在望着他了。於是他站起身來，趕忙跑回去。遠遠的，他看見家裏的煙囪已經在冒煙了。而且上鎖去的爸也已經回來了。他爸正在搬他沒有搬好的木柴。

「我來！」傑弟跑過去說。

「哪兒去了？」爸問。

「找蜂窩去了。」

「就是這個理由？說真話。」

「是的，我想找着一蜂窩的蜜。」

「今天走在路上，我對自己說：『傑弟一定不會在鋤地的。要是我還是個孩子，這樣的好天氣，我會做些什麼呢？我要到處跑，隨便哪兒都好。』」

傑弟感到一陣溫暖，這不是落日的溫暖。

那晚上月亮正圓。傑弟的爸睜着眼躺在牀上。月亮好的晚上，他常趁着月光，到田裏去做那白天沒有做完的工作。在做孩子的時候，他可沒有傑弟那樣舒服。如果他跟傑弟今天那樣，他父親準會不給他飯

吃，還要拉他到溪邊去毀了他的水車。但是，傑弟反正做不了多久的孩子了。

傑弟的爸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做孩子的時候，讀書，寫字；大了一點，可以在田裏做事了，便犁地，下種，做得一身小骨頭全發痛。太少的食物，太多的勞作，使他長得又瘦又小。

不算勇敢，也不算發瘋，他三十歲結了婚。出乎尋常的把新娘子帶到這莽野的叢林裏來住。夫妻倆就開始跟森林爭鬪，跟壞的天氣爭鬪，跟熊，狼，豹，狐狸爭鬪。他住在這個野地方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他想躲開人與人之間的紛爭。在這兒，要四哩之外才有福帶一家人住着。

傑弟的爸成家之後，他希望有一大羣孩子。孩子是來了，但是一個個的來，隨着又一個個的去了。他親自把孩子們埋葬在屋子邊上。同時也漸漸感到寂寞的害怕了。在他妻子生產年齡快要過去的時候，傑弟去世了。媽把剩下來的愛給了傑弟。可是爸愛他，卻超過了做爸所應該的。這孩子愛花，愛樹，愛風，愛雨，愛太陽，愛月亮。在這麼一個四月裏的天氣，傑弟當然要到處奔跑了。

妻子在他旁邊翻過身，發出打鼾的聲音。艱難的

生活，辛苦的操作……月光在窗上移動。

「讓他腳不停地的奔跑吧。」他想，「那一天就會來的，到那時候，他再不會有那份心情了。」

2

在這寂寞的森林裏，傑弟只有一個小朋友，那就是四哩以外的福雷家的跛腳福特溫。那天傑弟的爸到福雷家去。他要把他的獵狗向福雷家換一支雙筒鎗，好用來打死那經常咬死家畜的大熊。傑弟跟着爸一起去。快走近福雷家了，傑弟老遠的望見福特溫拄着拐杖在向他招手。傑弟跑過去。福特溫臉漲紅了。

「傑弟！」他叫了起來。

傑弟非常快樂，他覺得沒有人比福特溫更和他親熟了。大人都說福特溫是個傻子。他有許多怪想頭。他說過，只要抓住一點兒很輕很輕的東西，他就能從屋頂上跳到樹枝上，樹枝上跳到屋頂上的飛來飛去了。他曾經拿了幾莖草從高處跳下來，結果使他本來就有點兒駝的背又跌折了幾根骨頭。這事當然很可笑。可是傑弟想這也許真是可能的。傑弟知道福特溫非常羨慕靈活的行動，他渴望着能從殘疾的身體中解放出來。

「我新有了一隻小浣熊。」福特溫說。

「引我去。」

他們倆走到屋子後面，那兒有許多飼養小動物的箱子和籠子。福特溫一邊指點一邊說：

「我那老鷹死了……兔兒還沒有生小兔兒……我可以把松鼠送給你……」

傑弟聽了心裏一陣高興，可是想了一想，却說：「不成，我媽不准我養小東西。」

他們走到浣熊的木籠邊。在那籠子的板縫中，露出一個黑色的鼻子和一隻黑色的小腳爪。福特溫打開籠子門，那小浣熊就跳了出來，爬在他肩膀上。福特溫把臉湊近浣熊。

「你抱抱看，他不會咬你。」他向傑弟說。

傑弟接過浣熊來，撫摩牠的背。他覺得浣熊的毛柔軟得像媽所穿的法蘭絨一樣。

「我們得帶他進屋子去餵牛奶給他吃了。」福特溫說。

那天爸爸先回家。福特溫留傑弟住一夜，再看看他所餵的那些小動物。晚上，兩個孩子睡在一起，福特溫說了許多奇怪的故事，一直到傑弟入夢。

3

傑弟看了鵝鵝孵蛋回來，他爸正在田裏播豌豆。

「鵝鵝在孵蛋哩，葡萄也結粒了。」傑弟跟爸說。

「要是老鷹不把鵝鵝抓去。浣熊也不來吃葡萄，我們就有足夠的東西吃了。」

「老鷹最可惡了。浣熊吃葡萄我倒不在乎。」

「那是因爲你恨老鷹而歡喜浣熊——豬回來了沒有？」

「沒有。」

「我相信一定是落在別人的陷阱裏了。叫你媽快去弄午飯，吃飽了我們好去找。」

爸舉着雙筒槍走在前面，傑弟緊緊的跟着，再後面是兩條獵狗。樹子裏的土地很結實，不容易看清豬的腳跡。可是他們發現了馬的蹄印。跟着馬蹄的方向前進，他們果然找到了一個陷阱，那裏頭已經空了。陷阱旁邊卻有着車輪的痕跡。

「我們非找到他不可。」爸說。

那時候，太陽快落山了。爸跟着車輪的痕跡，繞過一條橫擋着路的野葡萄藤，突然，爸喊：

「讓開，把狗帶住。」

傑弟猛聽得喊，一連倒退了幾步，一陣嘎嘎的響聲，那野葡萄後面，竄出一個扁平的響尾蛇的頭來。爸砰的一槍。而蛇全身糾繞起來，隨即不走了。

「不得了，我給他咬着了。」

爸提起他的右臂。右臂上有兩個蛇的牙齒印，血從傷口上淌出來。他臉色變成死灰。突然，他向那棵大橡樹的陰影下奔過去。一隻母鹿受了驚從橡樹後面跳出來。爸舉起槍朝她放了一響。那母鹿應聲倒在沙地上。

「把刀子給我。」爸回過頭來。

傑弟呆住了，他以爲爸瘋了。他遞過刀子去。爸接過去就把母鹿的肚子剖開了，挖出肝臟來。他把火熱的肝臟按在右臂的傷口上。

「這會把毒吸去的。你再去把心挖給我。」

傑弟用刀把母鹿的心挖了來，按在爸的傷口上。

「你會流血流死的。」傑弟說。

「我寧可流血流死，不願意腫起來展死。」汗從爸頭上掛下來。

「傷得利害嗎？」

「像火熱的刀子在割，我照料不了自己了，我得

立刻跑回家去。你快到福雷家去，讓他們騎馬上鎮上去給我請醫生來。」

爸說完倉皇的朝家那頭跑。傑弟跟着他。忽然傑弟聽見輕輕的息率聲。回頭一看，草叢裏是一隻背上有斑點的小鹿。他纖細的小腳顫抖着，深黑的濕潤的眼珠充滿了疑懼。

「爸，那是那母鹿的孩子。」

「唉，孩子，我管不了他了，走吧。」

4

爸躺在牀上，經醫生醫治過後，不再有危險了。傑弟幫着媽在弄早飯。

「媽，爸殺了一隻母鹿，把她的肝擦在傷口上。」

「你該把她的肉帶回來呀！」媽說。

「我那時沒有想到這個。」

「倒也是。」

「那母鹿有一隻小鹿。」

「母鹿都是有小鹿的——快做你自己的事！」

傑弟不再說下去了，等到吃早飯的時候，傑弟偷偷地溜到爸牀邊上，問爸說：

「好些了嗎？」

「好些了，昨天你做得很有條理。」

「你記得那母鹿和她的孩子了嗎？」

「當然記得，那母鹿救了我的命。」

「那小鹿一定還在那裏，他一定餓了。」

「我也這樣想。」

「我已經長大了，不一定要吃牛奶了。我去把小

鹿找來好嗎？」

「你說把他養在家裏，這事可叫我困難了。」

「小鹿不用吃多久的奶了。隔不了多少天，他自己會到外面去吃草了。」

再讓他餓死。」

「我不忍心不答應你。我已經殺了他的媽，不能再讓他餓死。」

再讓他餓死。」

「那我去。」

「好吧，對你媽說是我教你去的。」

傑弟很高興的跑到外面：

「媽，爸答應我把小鹿帶回來了。」

「哪隻小鹿？」

「就是他媽給我們殺了的一隻。」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這種事？」

「爸說讓他餓死是我們的罪過。」

「好吧，你把你那份牛奶來餵他，我可沒有多餘

的食糧。」

傑弟飛也似的跑進森林去。他遠遠的聽見烏鴉在咕噪。烏鴉在大橡樹的上空打着迴旋。傑弟趕忙跑過去，看到七八隻烏鴉正在啄着母鹿的屍體。傑弟丟一根樹枝過去趕散了烏鴉。可是小鹿在哪兒呢？昨天他站的那草叢裏現在卻一無所有了。終於，傑弟在沙地上找到了一行纖細的小鹿的腳印，那腳印一直消失在另一叢草裏。傑弟輕輕撥開草正要爬進去，忽然有件東西在眼前一晃。傑弟不由的嚇了一跳，仔細一看，這正是昨天那隻小鹿，小鹿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身子打着抖，可是並不逃跑。

「是我呀！」傑弟小聲的說。他用手拍拍小鹿的頭頂，又輕輕的撫摩小鹿柔軟的腹部。他把小鹿抱了起來。小鹿那光滑的毛上面發散着青草的香氣。

傑弟回到家裏，就抱着小鹿跑到爸爸牀跟前。

「爸，你看。」
爸回過頭來。他看到傑弟的眼睛跟

小鹿一樣的發着光。

「我真高興，你能找着他。」

「讓我們好好來照顧他。」

「好。」爸說，「真對不起，我殺了你媽。」

「他會知道媽失掉了嗎？」

「也許不會，可是他總會覺得失掉了些什麼。」

這時候，媽走進來了。

「媽，你看，我找着他了。」

「我看到了。」

「你看他漂亮嗎？」

「他年紀還很小，他還得吃許多日子的牛奶哩

……

「哎，」爸說。「我們必須好好的看待他，像看

傑弟一樣。不要吝惜什麼牛奶和雜糧吧。」

傑弟從沒有看到他爸對媽有那麼嚴重過。

「我沒有說什麼，我只說他太小了。」媽說。

晚上，傑弟抱着小鹿躺在牀上。遠遠的傳來尖銳的狼的嗥叫聲。傑弟撫摩着小鹿，喃喃地說：

「你聽，聽，那是狼在叫。可是有我在這兒，你什麼都不用怕了。」
(下期刊完)



國民大會期間，有一些人爲了爭取代表的位置，絕食了好些天，而終於又吃了東西。餓肚子確是件不好受的事，可是要餓死倒也是很費事的。我們可以不吃東西，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人瘦下去，衰弱下去，可是不會很快的死去，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水喝。

要是不喝水怎樣呢？要是滴水不入口，我們怕三天都受不了。這話你一定覺得奇怪，有些人不是沒有喝水的習慣

人 和 水

士 · 元

嗎？是的，可是還是有很多的水吃進他肚子去了。蔬菜有百分之九十幾的水，鮮果有百分之八十幾的水，肉類有百分之七十幾的水。這許多多的水還是吃到他肚子裏去了，這些水維持了他的生命。

水在我們身體裏幹了些什麼呢？水是血液和淋巴液的主要成分，它擔負了全身養分和廢料的運輸工作。水滲進肌肉，使肌肉有彈性，能動得活潑。水使我們身體細胞的新陳代謝能

順利進行……

不但食物含着這麼多的水。地球面上到處都是水。海洋佔了地球面積的四分之三，江河日夜不停的流，還有雨，雪……是水使氣時改變，是水使岩石成爲沙土，成爲壤土，是水使草木生長……月亮上沒有水，月亮上就沒有生命。要是地球上也沒有水，地球也會像月亮一樣的荒涼。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倒不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水的世界」裏。

雖說沒有水我們就不能生活。可是有些時候，水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古代洪水的故事至今還流傳着，可以見到水當時給人的痛苦有多麼深刻。終究，洪水給人治好了。這只是一個例子。在自然界中，水是我們最大的友人，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人征服了水，也就征服了整個的自然界。治洪水，可以說是人和水搏鬥的開端。

跟着時代的進展，人一步步的把水征服了。古時候，人依靠水生活，可是害怕水。現在，人還是依靠水，却把水當作奴隸。舉例來說：人很早就知道用溝渠引水灌溉，最近人又在研究造雨來改變天時。古時候，水阻擋了人的交通，近代海上航行的發達却使天下成爲一家。古時候，人害怕水的暴力，現代，水成了代人工作的最廉價的動力。還有蒸氣機，原子能，哪一樣不是人和水搏鬥的果實。人和水搏鬥自古以來沒有間斷，並且還得永遠繼續下去。

從人和水搏鬥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的生活意志是多麼堅毅。這兒向少年朋友們推薦一本開明書店的新書——「人和水」。這本書講的就是人類跟水搏鬥的故事。作者方白先生用說話一樣的筆調，告訴我們這「水的世界」中的形形色色。又告訴我們人怎樣靠水生活，怎樣受到水的損害，怎樣跟水搏鬥，而終於征服了水。他告訴我們水給人做了些什麼，又預言水將要給人做些什麼——在人對水的搏鬥中，人是有着必勝的決心的，這些預言不久都將成爲事實。

人和水搏鬥是全面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得參加進去。常常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本「人和水」一定會給少年朋友們不少的指示和幫助。

白天和夜晚的故事

6. 礦

上

謝哲子

月亮說：「今早晨，我剛射出第一線光輝，我看見一羣人從山脚下走上來，他們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沒有一點精神，身上除了一條破短褲外，什麼也不穿了。山上有許多大房子，房子前面堆着一大堆、一大堆黑得發亮的煤，山岩上有許多個黑黝黝的山洞。一個穿得很整齊的胖子站在房子門前，手上拿着本簿子。等那羣人上來了，就一個個點名。那羣人點過名後，就背了籬筐，拿了鏟子，爬進洞裏去了。我很想跟進去看看，可是洞很深，我的光照不進去。待了好一會，忽聽得洞裏轟隆一響，接着一羣人從裏面很慌張的跑出來。立刻，那個胖子提着根木棍走過來了，對他們揮着棍說：『快進去，快進去，沒有什麼事，只崩 東邊的那個礦洞，大家都跑出來幹什麼？』

老是耽擱時候，像這樣一天還出得幾擔煤！」那羣人在木棍的威脅下，只好帶着憤恨的神情，回進洞裏去。我轉過東邊的洞口上，只看見兩個死人給擡出來了，真可怕！他們的身子被壓成了一堆肉泥，簡直叫你不相信他們還是個人，紅色的血肉和黑色的煤屑混和着。胖子也走了過來，他帶着厭惡的神情說：『弄幾牀蓆子裹一下，趕快埋掉！叫他們的家屬來，每人發給十萬塊錢！』旁邊的兩個人敢怒而不敢言，默默的把他們受難的同伴擡走了。正在這時候，兩個婦人哭哭啼啼的上山來了，她們找到了胖子，一齊對他跪下來。一個說：『您行行好，救救我幾個孩子！他們三天沒吃的了，望着礦裏發工錢，誰知今兒出了事，狗子他爹在礦裏做了十多年了。煤也不知挖了多少。難道一條命只值十萬塊？經理老爺！您行行好！救救我幾個……』另一個搶着說：『經理老爺，救救我們吧！六張嘴等着吃，十萬塊還不了我爹的藥帳，您行行好，加一點吧！』她們邊說邊磕頭，那個胖子不聽她們的話，揮着手喊道：『討厭！老李！趕她們出去！真是一班豬，得了錢還要嚼嚼。』一個衛兵模樣的人惡狠狠的走進來，拿了根木棍，將她們一邊打，一邊罵，趕下山去了！我看得也不由得冒起火來，一

條命只值十萬塊錢呢！那胖子不但不同情兩個婦人，還要隨便打人！……」太陽苦笑一下，打斷了月亮的話：「你這真叫做『少見多怪』，地面上這樣的事多着哩！有錢有勢的人就可以逞強，壓迫貧苦的人們。可是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等那些被壓迫的貧苦大眾覺悟了，他們會起來反抗的，世界有一天會改變過來的，你等着瞧吧！」

7. 努力的果實

培志

月亮很高興地在天空漫步，俯視着地面上新奇的事物。忽然她看到許多間用竹竿和蓆片搭成的小棚，密密匝匝的挨在一起。泥濘的小路在這些小棚間穿過。

月亮從沒有看到過這個地方，她跑近一間小棚，從蓆縫裏往裏瞧。裏面有個中年的女人張着腿躺在椅子上，她臉色灰白，吊着眼皮，脚下擺着一個大盆子，嘴裏不斷地呻吟着。一個男人站在她旁邊，手裏抱了個女孩，一邊哄着，一邊帶着憂愁和痛苦的面色，望着那婦人。

月亮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她可憐那個女人，但沒法幫助她。正在這時候，忽聽得「哇哇」，一聲初生嬰孩的哭聲。那男人在說：「作孽呀！又是

個女的。」月亮連忙看，只見那女人勉強地撐起身子，望望男人手裏的嬰孩。那男人就把嬰孩放進盆子裏。用一個木蓋把盆子蓋住了。接着「撲通」一聲，那個女人暈倒在地上了……

月亮掩住蒼白的臉，逃，逃，逃進雲裏去，她的心好像裂成一片片了。

正感到十分痛苦的當兒，月亮忽然見遠遠的地方，響着鑼鼓樂器的聲音，十分熱鬧。她又從雲朵裏露出臉來，下面是一座大屋子。門上掛着紅的燈籠，許多男男女女出進進的，都穿得漂亮、體面。再仔細一看，原來這人家正在慶賀新生的小女孩子呢。他們都口口聲聲在說千金短，千金長，恭維着這才生了三天的小東西。

月亮心裏更加痛苦了。她想不出爲甚麼女兒生在有些人家，剛出母胎就遭挫折，而生在另一些人，卻值得如此慶賀呢？

這天晚上，她把這些矛盾的事情講給太陽聽，她說：「這個社會太不平等了。」

「是的，」太陽回答她，「你看見的是一個畸形的社會。」

「甚麼叫『畸形的社會』？」

「畸形就是不正常的意思。在這個不正常的社會裏，有人不工作而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因而反過來，也有人忍受着極度的痛苦……好像你屢次所看到和告訴我的一樣。」

「那麼人類永遠這樣下去嗎？」月亮急切地問。

「那不會，你不要過分悲觀！你所看到的不過是黑暗的一面；你還沒有看到另外的光明的一面。地球上有一些地方已經完全沒有這種情形了。所有的人們都一樣，一起工作，一起享受快樂，……」

「真的嗎？」月亮驚奇地問。

「不會騙你，你自己會看到的。」

x x x

第二天的晚上，月亮帶着紅暈的臉來會見太陽，她從來沒有這樣愉快過，興奮過。

「不錯，我看見了那們奇異的地方。」月亮說。

「這是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那裏好像沒有『苦』和『難』。在那裏，我沒有看到有才生下的孩子給父母用殘忍的手段溺殺。也沒有看見誰生了個孩子而毫無意義地慶賀。」

「在路上，我看見那些來來往往的人們，都是笑容滿面。他們天一亮就開始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是如

此地努力，他們發揮了各人自己的才能，完成了各人應做的事業。他們人人都有工作做。我沒有看見一個不工作而能獲得享受的人。也沒有看見一個勞苦工作的人，反而不能過活。

「將近黃昏的時候，每個人都停止了工作，他們享受娛樂，休息，進修……那裏的人似乎不會再有『憂愁』。」

「我從沒有見過這麼好的一個地方。我從前所看到的許多不平等的事，這裏完全沒有。各人盡了自己的能力，又得到了他所應得的東西。」

「我好像看見了一個萬物欣欣向榮的春天。我為這些新奇的事感到歡欣，要不是天色晚了，我真不願意離開這個快樂的地方。那裏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這就是光明的一面，」太陽帶着欣慰的口吻說。「不過你要明白：這正是人們奮鬥的結果。世界上的一切的事物都在變動。沒有一件事物是向來就如此的，人類有着無窮的力量，能改變世界，也能創造世界。這平等的世界乃是人們努力的果實。」

請務必參加「開明少年」三週年紀念徵文

(參閱三十四面廣告)



趙大媽

彭堃霖

趙大媽是我們的一個遠房親戚，比我長一輩，我和弟弟都叫她趙大媽。她身體強壯，走路一擺一擺，怪有趣的。媽向我們說過：趙大媽有個兒子叫長富，在鄉裏種田。前幾天給抽去做壯丁了。田地沒人種，她的生活也就沒有依靠了，陳嫂就叫她到我們這裏來住。

她在我們家住了一個多月，每天下午都要出去一次，說是去打聽長富的消息。有天晚上，媽叫弟弟去喊趙大媽來吃蟹；一會兒，弟弟回來說：「她說等一下就來。」隔了好一會，趙大媽來了，她兩眼通紅地，像是才哭過了。媽驚奇地問道：「啊！啊！怎——樣了……？」「沒有什麼！」她悻悻地回答。弟弟偷偷地告訴我：「我去喊她時，見房門關好在哪兒，電燈却很亮。推開門一看，原來她在做鞋子，好好的鞋底呀！比你的腳還大呢！我問給誰做的，她說是做給長富，她一邊做一邊還在哭

呢！」

怪不得我前些日子看見她獨自在房裏做衣服，大概也是做給長富的。其實這只是一片癡心。長富自走了後，就從沒有拾個信回來，也打聽不到那支隊伍開往哪裏去了。

一天上午，我們吃了早餐，看見趙大媽又出去了。弟弟拉着我跟在後面。一會兒她走到對面李瞎子那裏去了。我們趕緊藏在大門後張望。過了許久，她來了，我們又趕緊跑到她房裏的窗子跟前等聽她來。可是等了半天不見她進來，我和弟弟又跑到媽房裏去看，見她和媽對面坐着，好像在商量什麼事，我們不敢驚動她們，只是在石階下的小窗旁偷聽。「……算命的不會錯的，我明天找長富去，西北方，王鎮不是正在西

北方嗎，明天我找去……。」「唉！你這個人就是這樣慌，過兩天我叫老王去打聽一下，長富的軍隊果真在那裏，再去也不遲……。」媽媽說。

晚飯時大家都沒作聲，趙大媽眼淚汪汪的。媽知道，隨便什麼話總止不住趙大媽的悲傷。飯後，弟弟看見趙大媽在清理衣服，明天她準備會去的。

第二天早餐時，趙大媽沒有出來。媽媽叫弟弟去請。弟弟回來說：「趙大媽今天好懶呀！還沒起身呢！」媽媽說：「等會叫老王送點粥去。」媽媽雖然這樣說，心裏也不免奇驚，因為趙大媽向來起身很早的。

九點鐘了，她還沒有出來，弟弟偷偷地爬上她房後的窗子，向裏面一望，叫我說：「小哥！她還沒起來！我們告訴媽媽去！」我們兩個一起跑，經過客廳，看見老王拿着粥走來了，我們想反正老王要去看，我們也不必去告訴媽了。並且時間已經不早，該上學去了。

傍晚我們從學校回來，才走進家裏，只見趙大媽房裏擠滿了人。我們也

趙大媽

就鑽了進去。看見姆媽。陳姨媽、大哥……全在這裏。

趙大媽蓬了頭髮，瞪着兩隻眼睛，橫躺在牀上，嘴裏不住地亂叫亂嚷，樣子十分可怕。

「啊！長富呀！你回來了，瘦了呢！我看——看……」她兩手向空中亂揮，口裏狂叫着。

「你聽，我的褲子在說話；喂！你——是長富呀？」趙大媽拉了她自己的褲子像打電話似的說？

「呀！你說！你是長富嗎？嗚——你不作聲，你死——了！長富死了，長富死了！……」

她猛從牀上跳起來，拍拍拍……幾記耳光打在陳姨媽的臉上。嚷道：「你把我的長富殺了！我打死你！」她又舉起手來，媽忙叫幾個人把她按在牀上。

「你們這班強盜，把我的長富殺了呀！」趙大媽倒在牀上哭起來。
過了幾天，趙大媽有時好像很清醒，有時就十分糊塗，她常常悲叫長富的名字。媽叫兩個老婆子服侍她。在晚

上，我總聽得她在狂呼，那聲音又恐怖又悲傷。

趙大媽的病勢愈來愈嚴重了，媽雖請了幾個西醫給她診治，仍舊沒有一點效用，終於在一天晚上與世長辭了。那

天刮着很大的風，在晚上更顯得分外淒涼，呼呼地好像是哭聲。她臨死的時候，口裏微弱的呼喚着。「唉——長——長富，我——我今生再——也找不到——你——了——。」



咱們是梁山泊上的好兄弟

蕭景元

誰輸了，就是屁娃。

「揍你娃！」

「老子不怕。」

「你敢搗來？」

「就來，你敢啥？」

「打！」

霹！拍！

咱們使勁打。

打，別懼怕，

「好兄弟，

咱們還是來和議。」

「要得，

大家莫把往事提。」

哈，

咱們是梁山泊上的好兄弟，

越打越和氣！

夕陽的餘輝還留在天邊。我慢慢的踱到屋子後面田畦上。看見對面山坡上有兩個孩子在放風箏，我停下來看那風箏隨風飄盪，心裏湧起了不少的回憶。

「一月玩龍燈，二月放風箏。」這是我小時熟知的俗語，母親婆婆都是這末教孩子們說的，底下三月，四月……一直到十二月，每月都有一種玩意兒，並且都是人們所熟知而愛玩的。那時候社會還安定，大家還有心情玩，也玩得起。現在要每個孩子都有風箏玩，恐怕是不可能的。風箏和麻線都是那麼貴。

我小時是在一個小小的山城

度過的。我玩的風箏多半是自己製，用四根未用的長香，剝去香泥，把那四根竹籤紮成骨子，貼上皮紙，買點麻線就勉強可以放了。不過沒有錢買很多的麻線。因而風箏放不很高，不大夠味。

有時走過那小山城裏僅有的一家風箏店（那是臨時開設做應時生意的），我就呆呆的站在旁邊看着那個匠人細心的在紮着風箏。山城裏有錢的人太少，

買風箏來放的人不多，蜈蚣或霸王之類

的大風箏，就很難賣掉。即使賣掉了，我們還可以在放風箏的小山上再看到它。放蜈蚣霸王之類的大風箏的多半是大人，要幾個人才能放，麻線要四五斤之多。我們這班小孩子只能在旁邊看看而已。但雖不是自己放，在風箏翻筋斗的時候也暗暗捏一把汗，叫聲「危險！」山城裏的居民迷信很深。假如有風

風

箏

盛大經

不讓風箏落到人家屋上去。

有一次，一架風箏落在一家人家的屋上了。那家人發覺之後，趕忙四面去找那個放風箏的人，卻還沒有找到。這一家的一位老婆婆大概覺得要死人該是輪到她了。就站在街口上罵了整整的兩天。她罵的話無毒不有，上從十八代祖宗直罵到徽子徽孫。她自己也著實傷心。罵街本是常事，但我在那個山城住了好幾年，爲了這事而罵得這樣兇倒從沒有見過。直到現在，這山城的迷信大概還沒有解除吧？放風箏是有技巧的，也必須練習。開始放的時候得先跑一段

路風箏才能慢慢的升上去。站着不動而想放上去是很困難的。最重要的是風箏要做得好，要是輕重不勻，會大翻其筋斗，就很難控制了。我已經好幾年沒有放風箏了，不知現在還放得起來不！我心裏想着，手有點發癢。那兩個孩子放了很久還是放得不大好，我很想幫他們試試。但是天漸漸黑下來了，他們在收線，大概想回去了。

箏落在哪一家的屋上，那家人就以爲是不祥之兆，家裏一定要死人。所以一有這樣的事發生，而放風箏的人又不幸被查到了，一定有一場大糾紛。放風箏的除了道歉陪禮之外，還要包那家人三年之內沒有人死亡。三年日子不算短，死了人的時候是否還記得那放風箏的，也是個疑問，不過當其時總那麼認真的爭吵。因此孩子們只要有法子挽回，總

鬥牛

戈古

「鬥牛」在

我國比較陌生。

可是在我們家鄉

金華一帶，倒是

很普遍的風俗。

我們家鄉的「鬥

牛」是牛與牛相

鬥。並不像西班牙

牙、墨西哥那些國家一樣，用人來跟牛

鬥。

鬥牛場通常是一片水田，有七八個

籃球場那樣大小，蓄滿了足夠淹一膝蓋

的水。看鬥牛的人就站在田岸上，水田

的東首和西首各有一個用細竹竿編成的

門，要鬥的牛就從這兩個相對的門裏像

戲劇演員似的衝出來。牛都是身體特別

強壯的公牛，那是特地飼養的，單只用

來鬥，不做田裏的工作。他們跟入一樣

各有各的名字，什麼「黃四牙」啦、「陰

陽甲」啦、「小霸王」啦等等。他們吃

的比普通牛要好上幾百倍，是大麥、

玉蜀黍、還加黃酒。一般窮苦人家還沒

有牛吃得這般好呢。假如你到養牛的主

人家裏去做客，他就會叫人拿給牛飲的
酒出來招待你，那才够得上交情，由此
可知牛飲的酒是如何的高貴了。

鬥牛之先照例要放銃，銃一響，大

家的目光就分別集中在兩旁。接着就有

六個或八個人，把兩條牛從相對的兩個

門裏牽出來。每個人都有一條牽繩穿在

牛鼻子上，等到兩條牛跑近攏來，使牠

們的鼻子對着鼻子，然後解去牽繩，讓

牠們自己去鬥。這兩隻牛就在這時大顯

本領，牠們全身的力量全集中在角上，

向對方撞過去。牠們鬥前已喝足了好

酒，這時候都發作起來。有些調皮點兒

的牛也很懂得戰略，有的故意倒退却幾

步，趁對方不備，猛的一下衝上去。要

是哪一方的體力不夠，它就乖乖向後一

轉，逃了！逃的時候是亂跑的，正如戰

場上的逃兵，不管三七廿一向觀眾直衝

過來。觀眾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於是亂

七八糟的往高處跑：年青力強逃得快，

落後的可就糟了，跌的跌，摔的摔，大

多數倒在水田中。一時叫爺呼娘的，比

看鬥牛還熱鬧。要是兩條牛的力量不相

上下。牠們就用角互相抵住了，誰也衝
不過去，一直到力氣將要用盡時，還是
這樣抵着，站在旁邊的「拆牛」的人就
上前來，硬的將牠們拉開。

「拆牛」這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有

專門人才，他們完全是義務性質，而工

作最危險也最辛苦：即使是在冬天，他

們也得下水田去。爲了工作的便利，他

們只穿一條單短褲，一件單衣，迎風站

在水田裏，全身都格格的抖起來。並且

脾氣壞的牛當他們去「拆」的時候，可

能就望他們衝去，輕的在水田中滾幾個

身，重的可能受傷，甚至於傷了性命。

鬥牛也像賽球一樣，事先互相約

好，牛主與牛主都素來相識，所以在鬥

場上吵鬧的事情是很少有發生。可是也

會偶爾發生口角，引起人與人鬥，那就

很危險的了。

鄉村裏的生活樸實，有生氣，有力

量。因而人們也愛樸實。有生氣，有力

量的娛樂。在收穫之後，田裏工作空閒

了，玩玩鬥牛是很有益處。他們對鬥牛

的勝敗毫不介意，並不像大都市裏的跑

狗跑馬，比賽的人只在金錢上打主意。

因此我覺得，這樣的娛樂正該提倡。

我們們的膳委會

庚 都

我們的伙食向來是由學校包辦的，近年來改爲由「學生食事團」辦理了。這也不過是順順「潮流」，因爲在潮南，多數中學都有「學生食事團」了。

「學生食事團」是學校當局指派幾個同學組成的，可以說是學校方面的會計室和庶務室的工具。在這個「官督商辦」的方式下，辦事的老同學事事要向學校當局請命。而代收學生的各費仍然由學校保管。這樣做法，工作如何能够展開呢？並且法幣貶值日甚一日，同學們的膳費在這樣「整存零取」的辦法下，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每學期的伙食總是越吃越壞，到得學期終了，還要補繳膳費！

同學們不能再忍耐了，學校窮，我們誰不窮？在上學期我們眼看伙食漸漸支持不下去了；爲了自己的生活，我們

終於咆哮了。我們要求學校把餘下的膳費退回給我們，由我們自己來處理。事實進行並不順利，學校方面當然再三的阻撓。但是老師們多數是同情我們的。最後，校長只得向我們說：「算了吧，你們的錢已經給學校還了債，我沒辦法，我真拿不出錢。下期保證由你們自己去辦吧，我也絕不再挪用你們的膳費了。以我的人格擔保，本學期請各位同學爲學校再犧牲幾週。算了吧！」

本學期開學，我們的「學生膳費管理委員會」就誕生了。這是一個由各班選舉代表組織成的真正的民主機構。這機構有權處理全期膳費。可以先購足米糧。「食事團」從此隸屬「膳委員」了。專門辦理關於食事的瑣碎事項。工作人員分期負責，所以我們能够見機而購大批的如油、煤、米之類；再也不受學校的限制了。

這辦法果然強多了。我們本期的伙食不但未曾劣化，並且預計放假時每人還可以退還煤和米呢。可是本地其他各中學和我們繳一樣的膳費，他們却吃得

很壞，聽說還要補繳或提早放假哩。

這是我們的小收穫，我們還要求改進，自己的事應該自己來管理。我們從這件事上得到了教訓。

我誠懇的把這件事告訴給少年朋友們，並希望大家都能努力管理自己切身的事。

太陽的寶庫（上接四〇面）

「你懂得真多呀！」米特拉夏打斷她的話。「我們得向父親所說的方向走去。『最好的地方』就在那裏，還從沒有別人到那兒去過。」

「你又那樣啦！」聰明的小金雞叫喊道：「你知道父親愛說謊，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最好的地方』。」

「你懂得真多呀！」那個小男子粗聲大氣地說。

拉斯嘉看出她的弟弟要生氣了，她就微笑起來，拍拍他的後腦勺。米特拉夏馬上平靜下來，他倆便隨着羅盤針所指的方向走過去，他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地並排着走，而是一個走在前面，一個走在後面。（共十二節。分四期刊完）

水電費 金城

開學那天，我拿了一大捆鈔票與沖沖的到學校去。繳我真不容易，這年頭兒，能安安靜靜在學校裏讀書的一年少似一年了。好些同學都因為繳不起學費而被逼停學了。我可算是運氣，在外面借了三四天，總算湊成了這筆學費。這學期我應當怎樣用功才能對得住他老人家啊。這幾年來物價不斷的漲，家中開支日漸增加，爸爸因而愈來愈消瘦了。爸爸他的血來維持我們一家人的生活！爲我又加上這一大筆學費的擔負。

在總務處繳費的只寥寥的幾個人。總務主任章先生高坐在椅子上，頭上歪戴着鴨舌帽，嘴裏啣着香煙，一陣陣灰色的烟，從他的煙斗裏繞繞往上升。

我小心翼翼的將鈔票和註冊程序單雙手遞上去，同時鞠了個躬。

章主任先點鈔票，他手脚相當快，不一會就點全了。但是他仍舊將錢交還給我，眼皮向上一翻，說：

「還差二十萬呢！」

「怎麼？不是九十八萬嗎？」我愕然了，我記得通知單上明明寫的是九十八萬元。

「還有水電費二十萬元呢，每個同學一律都要繳！」

我仍舊愕然，水電費！但是我是走

讀生呀，從來不用學校裏的電燈，爲什麼還要繳呢？而且上學期和前學期都不會繳過。

「章主任，你弄錯了，我是走讀生呀，不用學校裏的電燈，上學期還扣算的呢。」

「是，我知道，這學期不同了，這是校長規定的，不管走讀生寄宿生，一律要繳……你也知道的，近來水電費又漲了一倍，比起去年開學時候長了五倍多了。光是寄宿生繳不夠……這也是大家平均負擔的意思。」

「那麼等開學後我再補繳可以嗎？」我請求。

「那要校長答應才成。我作不了主，你去問校長……」章主任顯然有些

不耐煩了，用厭惡的眼光看了我一下，馬上點我身後那個同學遞上來的錢。

我跑到校長室門口，裏面靜悄悄地。門上鎖着一把大鎖。那鎖閃着驕傲的金光，彷彿是在嘲笑我。我只得回到總務處，陪着一臉問章主任說：「章主任，校長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曉得！」他的回答得那麼乾脆！像一桶冷水澆在我的頭上，我無可奈何地蹣跚出了校門。

走到家門口，我有些躊躇，怕走進門去，站了好一會，終於踏進了門檻。

「費繳了嗎？」媽在洗衣裳，看到我就問。我沒有回答，頹然的坐在椅子上，對着玻璃發呆，心裏滿腔的憤怒。眼看明天註冊日期就截止了。我也要輪到失學了嗎？不，我終於鼓足了勇氣去問爸。

爸聽了我的話眉頭又皺起來了，血虧的臉上細一般的皺紋顯得更密。我掉過頭來，心裏感覺異常的痛苦。

「要繳又有什麼辦法呢？」爸咕嚕着，拿了手杖出門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睛微微有些潮潤。下午我上學校去把爸借來的錢繳給章主任時，手不禁顫抖起來了。



「出人」

錢光表

東方亮了不久，「××看守所」內的士兵就忙亂起來。他們提着擦得發亮的步槍，隔幾步路一個的站在人行道上，站滿了整條街——這街道平常很是冷落，今天雖然多了這些士兵，還是不見熱鬧，反而加了一番森嚴的氣象。

兵士們身後簇擁着一些特意來看「出人」的觀眾們。這些人臉色看去很緊張，可是又像看戲似的，嘴裏不停的「威威喳喳」的低語。

「好多天都沒見『出人』了，我想今天那——一定多。」一個做小買賣的頗肯定的說。

「對！對！一定多。」另一個人說；「今天兵也站的不少。」「昨天我一直等到下午，還是沒有，累我撲了一場空，今天非跟到法場去看看不可。」

「怎麼還不出來？」

立在前頭的兵忽然轉過身，把槍橫拿着，那明晃晃的刺刀，映着早晨的陽光。一個兵士喝道：「往後站。」隨着威武的向左走了幾步，又大踏步走回來，仍舊立在那裏。

過了一會，「看守所」裏有兩個兵提着槍快步跑出來了，接着又是兩個……立在街上的兵也開始跑，有的還大聲喊：

「洋車拉到那條街去……這裏不許走。」

「喂！老頭子把馬車讓開……聽見了嗎？」

「來了！」觀眾們輕輕喊，他們伸長了頸子，睜大眼睛，嘴却閉得很緊。

一陣淒厲的軍號響過以後，觀眾們

所期望的一輛「拉拉車」由門裏跑出來了，車夫的長鞭子不住的抽在馬背上，那馬跑得快起來，馬蹄踏在碎石鋪成的路上，發出「得……得」的響聲，周圍一大羣兵，車上也是兵——他們全拿着槍，中間跪着一個軟癱人，說他「跪」有些勉強，其實他是爬在車上，車子顛播的很厲害，因此他背上的紙標子一搖一幌的，一根粗繩將紙標和那半死的人緊緊捆在一起，後面又是一輛……

「你看！第二個不才是一個小孩子嗎？這麼大。」小販驚異的說。

「一、二、三、四、五。」不知道是在數人呢，還是在數車。

「呀！還有一個女犯人。」

四輛車在高高低低的路上滾着，女犯在低聲的哭泣，一個犯人抬起頭，斷續無力的說：「拿錢把我……的命……賣了……」又絕望的大聲一點：

「錢把我的命買了嚟……」

「監刑官」騎着馬跟在車後，他後面幾個兵半跑的走着，一個蓬頭女人拉着一個小孩邊跑邊哭——她大概是犯人

的家屬，再後面是跟到法場去的大羣開人們。

當這行列的最後一個兵的背影消失之後，街上的觀衆鬆了口氣，似乎覺得戰已經完了，就四散走開，街市上又復

媽送我上船

熊石戈

父親的朋友老方打南京回來。他對我爸爸說：「老兄，聽說你兒子要學手藝，現在南京有一家裁縫店，要帶一個徒弟，你家孩子怎樣？」

「好倒好，不知那店有幾口人，要幹些什麼事？」爸爸生怕我做不來。

「燒燒鍋，打打雜，服侍三個師父就是了，這不能幹嗎？」

「爸爸，我反正書讀不成了，不如去學點手藝倒可以賺一碗飯。」我插嘴說。

「哈哈！」老方笑了起來。「這孩子真聰明！」

爸爸躊躇了一會，說：「老方，他自願去，明天跟你同去。上下船煩你多

恢復了平時的冷靜。

「今天幾個？」寂靜了許久的小茶館裏忽然有人問。

「你沒去看？五個。」
「五個？——越多越好，死一個來

多照應；他是第一次初出門的。」
沒等老方回答，媽媽憂愁地在旁邊說：「煩勞你！」

「不囉！」老方邊走邊回答。
第二天剛黎明，媽媽把行李整理好了，挑着跟在我們後面，像伴我們遠行似的。我們走到村頭的土地廟，老方停了脚步，向我媽媽說：「右支媽，你回去吧！」

「送到石塘，回去不遲呀！」媽媽捨不得我。

我們又走幾里路，石塘到了。
「媽，行李讓我挑，您回去吧！」我含糊的說，忍不住要哭出來了。
「不，慌什麼？」媽的眼眶裏潤濕了。「孩子，南京隔江過水的多麻煩！就在當地學學吧！」

「媽媽，已到了這兒，回去不被人

……少一個……」那聲音好像在唱戲。
太陽已照到半牆上了。

【註】出人——槍斃人

拉拉車——馬車

嘲笑呀！我心中一陣痛，眼眶裏充滿了眼淚。

太陽出山了，我們已到含山的碼頭了。「媽媽，您老人家回去吧！我們就在這兒上船。」我說罷忍不住哭了。媽媽沒有回答我，只對我望了一眼，她的眼淚順着髮頰流了下來。她對老方說：「我的兒子嬌養慣了，叫店裏的師父們要馬虎一點……咳……咳……」她的哭聲漸漸大了。她又轉過臉來叮嚀我：「孩子，到了南京就寫信給我，倘若在店做錯了事，師父打罵，千萬不要回嘴，做事要勤儉，不要想家。我過一星期就去看你。你若不願意在那兒學，就寫信告訴我，我去接你回家……」知道嗎？是的，我禁不住嗚咽起來。老方看我們母子倆依依不捨的，就拉我走進了船艙。我拭乾了眼淚，還望見媽媽在那兒沒有走，她眼水不住的淌着。
船開動了，媽媽的影子漸漸地遠了，我的眼淚越流越多了。

種兩書叢年少明開



火與燄

人和水

方元二
白四元
著角

本書原名「水的故事」，改訂後成這本「人和水」。上半部從洪荒世界一直說到原子時代，可說是一部社會發展的小史，下半部分述自然科學和水有關的部門，最後歸結到人類的社會活動，處處說到水，也處處說到人，是水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所以改名為「人和水」，人必須了解水，然後才能充分地利用水，人類對自然的了解增加一分，那麼征服自然的力量也增加一分，這本書就告訴大家怎樣了解水，怎樣利用水，怎樣了解自然，怎樣征服自然。全書二十三章，前有緒言，後有結語，用故事的筆法，寫出許多少年朋友們必須知道的常識。

白井俊明著
章士俊譯
一元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編生先愷子豐



開明圖書講義

定價二元八角

子愷先生憑歷年教學作畫經驗，編成本書，敘述的詳明親切，文字的淺顯生動，無異先生親臨講授。初中教學或自修均宜。

開明音樂講義

定價一元八角

編者對於音樂素有研究，尤富教學經驗。今竭其心力，編成此書，包括一切初中學生應有的音樂知識。可作教本及自修之用。

開明書店印行

蘇聯見聞錄

茅盾著 三元八角



茅盾先生於前年冬季遊蘇聯，去年夏季回國。在旅行期間，他每天寫日記，用他那緻密的文筆，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記載下來。對於特別需要詳記的材料，如訪問某一位作家，參觀某一個博物館，觀賞某一齣戲劇，他又另寫專篇。旅行日記與三十多篇專論合在一塊兒，就成一部包括他全部遊蘇觀感的「蘇聯見聞錄」。

蘇聯國力的基礎

葛德石著 王勤培譯 定價三元

開明書店印行



白癡

開明書店印行

耿濟之譯
兩冊共八元

死屋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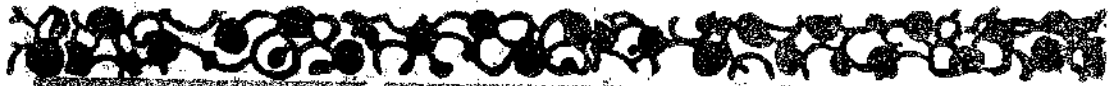
耿濟之譯
三元三角

陀思妥也夫斯基著
本書以一個私生子的少年為中心，寫出曲折變幻的故事。有父與子的問題——這少年崇拜自己的父親，又憎恨自己的父親，他們還戀愛着同一個女人。——也有貴族與農民間思想的矛盾與對立——這少年有一個實際的父親（破落的貴族）和一個名義上的父親（衰老的農奴）。此外本書還涉及現代政治和社會的學說。陀斯妥也夫斯基借少年的口表示他自己的意見，主張應承認個性的絕對自由。這部小說和陀氏其他許多作品一樣，在曲折的情節中着重細膩的心理分析，陀氏堪稱為偉大的心理分析作家。

少年

耿濟之譯
兩冊七元五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叁叁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九號



童年

這本書包含木刻二十六幅，都根據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童年」中的情節刻出。這些木刻圖的意義互相銜接，而且每幅都附有詳細的說明，說明文字完全根據原著。沒有讀過原書的人，可以由此了解高爾基的童年生活。讀過原書的人，把圖文對照起來看，更覺得趣味無窮。至於劉建華先生木刻技巧的熟練，畫面構圖的美麗，和光暗配合的適當，尤其值得我們推薦。



· 每冊定價六角 ·

建華木刻

